蹄風著




7

# 清宮劍影錄

第七集

蹄風著



## ·前文事畧·

武當山紫陽道長和甘鳳池等俠士攻破華山牢營，救出白泰官、呂四娘，雍正聞奏，怒不可遏。即日派快馬探查亞密當行踪，召他回京，那時亞密當正奉命訪尋孟王妃下落，單騎來到天山脚下；一夜參加哈薩克族的刁羊遊戲，在樹林裡發現一個藏族裝扮的少女，擁着綵羊假寐，亞密當向她討取羊兒。那女子要亞密當和她比劍，方允交還，二人就在林裡交手，那女子劍法精絕，身形飄忽。亞密當兀自無法取勝，正錯愕間，哈族青年男女一湧進來，把二人迎返草原。作為葡萄酒會的嘉賓，第二朝亞密當起來，那女子已乘馬離開。

## 目次

# 第二十二回：陰風劍紅瘤施毒手

隱劍訣猿女拒惡道　送解藥小俠遇佳人

且說亞密當傯傯上馬，一路追踪那個名叫雪山蓮的女子，走了幾天，已來到天山南的汗騰格里高峰脚下，只見雪山橫亙，連綿千里，氣魄雄渾，有若天上銀屏，晶瑩燦爛，山麓滿植杉林，也蓋着雪花，風景如畫。

路上少見人踪，有時遇到幾個居住山下的藏民，趕着牝牛走過，此外便是杉林下一些獵人蓋搭的行帳。他漸漸走進叢山之中，面對高聳入雲的雪山，一望無際的冰河，不由得感到天地之大，自己就渺小得如同一頭小螞蟻。

天將入暮，亞密當偶然回望來路，天際下出現一些人影，似騎着馬走來。亞密當服過千年人參，目窮數十里，當下凝眸遠眺，來的三騎人馬，前行的是個年青武士，後隨兩個老道士，不禁一楞，連忙找一處樹林躲着，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片刻間那三騎人馬已走近來，亞密當不覺納罕，他認得前行的小伙子就是當日樹林裡救出花蝴蝶的少年，後面兩個道士，其中一個是梟夷子，餘外的面上長着一枚肉瘤，紅的發赤，三人邊走邊談。梟夷子問道：「洪賢姪，從前你到過天山來嗎？」少年應道：「姪兒出道日子還淺，未曾來過這裡。」那道人又道：「天山南高峰上有一位風雷眞人，你師傅應該認識的。」那少年遲遲未答，旁邊

一個面上長了肉瘤的老道問道：「洪賢姪，你從前可會見過孟王妃？」少年應道：「姪兒到過的地方不多，從前實未見過，但前輩不是說寶鷄洞裡的蒙面女子就是她嗎？」那長瘤子的又道：「那麼，你在寶鷄洞裡交手時，覺得她的劍法是那一派的出手？」說到這裡，三匹馬已經走遠了。

書中交代：這次來的三人正是司馬長纓和崆峒派道士紅瘤及梟夷子，他們怎樣會來到天山，讓作書人補叙一筆。紅瘤道人在寶鷄洞時，給孟麗絲困在黑暗的地穴裡，那處是天然的地底深潭，四面峭壁像個井口。紅瘤墮下之處剛是一片凸出水面的巖石，四邊水潭深不可測，就算紅瘤有絕頂的輕功本領，也無法飛渡這水潭，何況峭壁上窄下濶，形似花瓶裡底，不容易展出游牆貼壁的功夫。

他困的穴裡，眼前一片漆黑，足部中了那蒙面女子的鐵丸，雖然傷不到筋骨，却打的肌肉浮腫，痛得沒法站起來。他高聲喊着洪姪兒，穴裡起了一片廻聲，却不是洪英在處應他，不覺有點徬徨。他昏昏沉沉地過了不知若干個時辰，忽聽丁冬一响，穴口投下一片石塊，落進水裡，跟着有人在上喊出師傅，是他的徒兒雲中鶴的聲音。紅瘤又驚又喜，應道：「啊！你是鶴兒，我在這裡。」上面火光一亮，微光射進來，穴口高在十丈以外，彷彿有幾個人的影子。這時又有聲音喊道：「靈谷子前輩，姪兒和梟夷子仙翁一起來了。」老道認得是洪英在處叫他，愈是驚奇，答道：「洪賢姪，你沒受傷嗎？快點把繩子垂下來，我悶得要死了。」

說話間穴口放下一根長繩，梟夷子在上喊道：「師弟，你把繩子繫在身上，讓我們拉你上來。」紅瘤已是疲的乏力，立刻拿繩子繞在身上，雙手執緊，回喊一聲，梟夷子三人一齊把他拉上穴口。他給火光一照，雙目睜不開，抱着梟夷子流出眼淚，悽然道：「師兄，難得你趕來相救，我這番給人摔





下洞裡，幾乎送掉了性命，師兄快給我找到這人，報此大仇。」梟夷子攙着他道：「你多謝洪姪兒吧，這番若非他趕來通知，我也不會到來呢。」說了由雲中鶴洪英扶着他，走出隧道。

原來那天紅瘤道人和洪英進入寶鷄洞，雲中鶴守在外面，等到日落西山，還不見二人走出，他一時徬徨無主，在山頭喊了一遍，回去茅屋找出一柄板斧，斬下樹木，浮進水洞裡搜索。忽然一聲震响，石崖紛紛墜落，他驚至失魂，幸而水道沒有塌落，好容易浮出洞口，打算到崆峒山禀告掌洞眞人棲霞子，又念到路途太遠，只有趕到華山走一程，向師伯梟夷子請救。他走了一天，便遇見洪英和梟夷子迎面而來，他以為洪英害了他的師傅，上前揪着便打。梟夷子喝住了他，問過來意，一同來到秦嶺。洪英記起孟麗絲指引的秘道，帶領二人走進寶鷄洞，救出紅瘤道人。

他們休息一天，紅瘤精神漸已恢復，他帶着梟夷子再到寶鷄洞，打算尋回石崖上的達摩劍式，可是搜尋整天，洞裡通道都已倒塌，無法找到入口。紅瘤便道：「這定是那蒙面女子把通路炸燬了，我和她素不相識，為何苦苦要和我作對呢。」他問洪英能否記得這二十四勢劍式。洪英答道：「姪兒那天給摔下地洞裡，心裡一驚，已忘記大半了，還幸那處地洞不深，給我爬出來，才能趕到華山去。」紅瘤沒法，想了一會，對梟夷子道：「我記起洞裡碑文有說：當日不空智三藏與少林高僧避難至天山，下面的一句已給那蒙面女子削去了，定然怕我們尋到天山上去，這些蛛絲馬跡，師兄猜她是什麼來頭的？」

梟夷子給紅瘤一提，回憶在華山關時，岳鍾琪有說雍正要派亞密當訪尋王妃孟麗絲，又念到那次亞密當和甘鳳池決鬥，來了一個蒙面女子救走甘鳳池，自認是雍正派來的，料和紅瘤遇到的同是一個

人。於是道：「師弟，你見到的蒙面女子是否使一口短劍的，那劍晶瑩發光，使的又是天山劍法？」紅瘤驚道：「師兄怎麼會猜的着，我眞不信她是猿女孟麗絲，我們奉了皇上意旨來尋達摩劍法，她斷不會倒過來幫別人的。」鳧夷子道：「這也難說，她已離開了皇上，而且當日鐵函裡的偈語，又是她偸聽回來的，說不定她要獨個兒獲得這不傳的劍訣未定。」紅瘤點頭道：「師兄說的不差，我定要找她算帳，未知師兄能否隨我一起到天山上去？」鳧夷子想了想道：「孟麗絲未必會回到天山，前些時皇上派了亞密當找她，未見回來，我們前往一趟也好，或者在那裡撞上了亞密當，便有分曉。」二人商量好了，問洪英能否跟他們一行。

司馬長纓本來不願同往，但又怕他們眞的找到了天山石崖的劍訣，而且甘鳳池吩咐過他，說崆峒派心懷不軌，將來進了淸宮，雍正更是如虎添翼，因此教他跟在老道身旁，伺機行事。當下答應同行，紅瘤這時感他趕往見鳧夷子請援，已沒有前些時的嫉忌了。

亞密當躲在樹林裡，見這少年俠士和鳧夷子等一起來到天山，心裡十分詫異，暗念他們三人難道也來訪孟王妃的，我還是不要和他們見面的好。他展起滑雪輕功，一路跟踪着三人。暮色四合，鳧夷子三人來到一間喇嘛寺，這是天山脚下的小寺廟，附近有幾十個篷帳。原來這山口通到庫車鎮，蒙古商旅常駕着駱駝隊到阿富汗經商，這是必經之路。

亞密當看着鳧夷子三人進入喇嘛廟投宿，不想跟隨進去，他走到寺外帳篷，找到那隊商販的頭人，懇求借宿一宵。那頭人打量他一眼道：「客官，我們今夜歇在這裡，要等一位聖嬰到來，到時我們都會離開帳幕，怕招呼不到，客人還是到廟裡借宿吧。」亞密當看帳裡的都是蒙古人，有些正在薰



香沐浴，穿過潔凈的外袍，心想他們要迎接的是什麼人，值得這樣隆重，便道：「在下不會打擾你們的習俗，只求得一睡鋪歇息便足了。」那頭人沒法，告訴亞密當夜裡不要管他們的動作，更不要窺察他們的行踪。亞密當答應了，頭人帶他到帳裡，給他一個睡鋪，亞密當和衣睡下，看到帳裡的蒙古人，來來往往，許久還沒法入寐。

半夜，只聽號角一聲，外面有人喊道：「聖嬰降臨了，快到那邊迎接。」那些蒙古人應了一聲，窣窣走出帳外。亞密當聽了一驚，暗念聖嬰是誰？看來是個孩子的尊稱，蒙古人對他如此崇拜，料想是個奇人。心裡一動，骨碌的爬起來，一看所有帳篷裡已沒人留下來。他看到帳裡遺下幾襲蒙古族的衣帽，連忙穿在身上，走出帳篷，遠遠看到剛才的蒙古人向南走去。他展起輕功，一會兒已經追上，那隊人在黑夜裡走着，沒曉到有人混進來。

走了將近十里，只見杉林下一個黃色帳幕，帳外停着許多駱駝，一陣陣的檀香味吹到，那些蒙古人俯伏地上，一步一拜的走去。亞密當心想難道是三音神尼來了？前些時雍正派了八旗精兵入駐蒙古，沙哈洛會離開大廟未定。想念間已到了黃帳面前，黃幔上繡了一行蒙古文，門外爇着檀香，兩旁站立十幾個女修士。亞密當擠到前面伏下，黃幔掀起，帳裡設了蓮花寶座，坐着一個女菩薩，身材細小，項上一串明珠，晶瑩奪目，這個不是沙哈洛。

亞密當幾乎叫出一聲，原來帳裡坐着的就是前幾夜和他比劍，自稱雪山蓮的藏族姑娘，她的一雙圓溜溜的美目，正射到自己身上。他急把頭低下來，只聽帳裡銀鈴般的聲音道：「你們虔誠的心，如來悉知悉見，聖母不日便回到你們的身旁來了，你們回去告訴兄弟姊妹們，忍耐着等她回來。」說

了，黃幔立刻垂下，門外女修士口宣法旨，說聖嬰一會便要離開，囑咐各人不要傳揚出去。燈光卽時熄滅，杉林回復一片昏暗，那些蒙古人口宣佛號，膜拜一番，各自散去。

亞密當急忙躲過一旁，心裡驚疑不定，轉眼間剛才的黃帳幕已經卸下，女修士一齊上了駱駝，向南奔去，那女子也不見了。忽見樹林裡一條影子衝起，在雪地上展起小提縱輕功，幾起幾落，已竄到山麓那邊，正是剛才的女子，不過已回復那晚的打扮，短裙飄擧，紅襖張開，似是夜裡一頭燕子，直向山上縱去。亞密當如何肯捨，他想雪中蓮原來是蒙古的聖嬰，她說的聖母，十九是沙哈洛，我要一看她的來歷。脚下展起踏雪無痕的輕功，翻山越嶺，跟着面前的影子趕去。

將近天曙，已失了雪中蓮的影子，一看眼前已是南高峰之巔，估不到半夜之間，已走了幾個山頭，若在尋常的人，就要走上一二天才能到達。擧目四望，冰崖雪壁，另有一番景緻，忽聽遠遠傳來一陣金刃破空，內行人聽到立刻分辨出是一股劍風，循聲搜索，峰下有一所寺觀，那劍風愈來愈疾，隱隱挾着風雷之音，急繞到崖邊躲着窺看。雪地上一個年近百齡的老道士，身穿水火道袍，頭綰純陽髻，正在觀前練劍，劍光奔騰，映着初出的太陽，一片白光，把道士的影子裹在當中。亞密當細察道人的劍路，有些出手像關外有名的八重劍法，這一派着重走勢，脚步變換，全是天罡星座連結起來的路線。他往日跟葉赫布揚古學技，對這種劍路略知多少。這時看到道士劍走四門，恰似星移斗轉，劍鋒震出三角鋒芒，不禁叫出一聲「好劍！」

那道士立刻收斂劍光，回首一望，見亞密當從崖後竄出，微惱道：「你是那裡來的漢子？好沒規矩，鬼鬼祟祟的躲起來看貧道練劍。」亞密當忙作禮道：「在下到此訪尋一位貴……」他本想說貴妃



兩字，知道失言，卽時改口道：「是要訪尋一位貴人，實在無心窺看道長的劍法。」老道士打量他一眼道：「這裡沒有什麼貴人，有的就是高人劍客，看閣下也是個內行人，未知要訪那一位朋友？」

亞密當未答，走近那道觀一望，石上刻着三個剝蝕的字「風雷觀」，心裡驀地一驚，面前的就是風雷眞人，二十年前，他是關外有名的武林高手，和自己師傅葉赫結了武林至交，後來聽說他回到天山，潛修不出。當下躬身道：「道長可是風雷眞人，在下是葉赫布揚古的門下，說起來都是自家人了。」道士回禮道：「啊！閣下是淸宮劍手亞密當，貴人降臨，失敬失敬！請到小觀來說話罷。」亞密當有點面紅，知道風雷眞人和昂昂溪道士金長素等，都是立誓不爲滿淸効力的，看他說話裡暗含譏諷，只得跟老道進入觀裡坐下。

原來風雷眞人自從回到天山，不久紅衣女俠法都瑪去世，孟麗絲忘了本源，作了雍正的貴妃，老道傷心已極，暗想天山之主本來是孟麗絲當上的，若果法都瑪未死，定然要把這個傳人廢了。他打算進京勸孟麗絲離開淸宮，又念門戶不同，犯不着自己去管。剛巧這時來了兩個自稱是阿爾泰山的劍客，佔着天山西北，雖然不敢和他招惹，但來歷有點不明，疑心是淸宮派來的血滴子。風雷眞人自此匿居不出，每天只在山前山後練一手劍法，不經不覺已有數年。一天孟麗絲突然回來，風雷眞人喜的了不得，孟麗絲告訴他說已經離開淸宮，料雍正定然派人前來訪她下落，又請眞人替她守秘，卽日又偬偬離開天山。風雷眞人見孟麗絲省悟，心裡也就安慰，想起平生知己紅衣女俠，他不時走到北高峯的石屋面前，暗向法都瑪的遺體禱告。

亞密當見了風雷眞人，知道瞞不了他，只得說是奉了雍正之命來訪孟麗絲。風雷眞人笑道：「閣

下就算不說，貧道早已知道了，孟麗絲本來想見你的，可是你不應帶了崆峒道士到來。」亞密當忙解釋道：「眞人前輩，那崆峒道士不是在下引來的，他們同一個姓洪的小伙子到來，如今在山下喇嘛寺住着。」風雷眞人有點詫異的道：「他們來天山幹什麼？孟麗絲早就猜到不會是和你一起來的了，貧道適才故意相試，還望勿怪！」亞密當追問孟麗絲在那裡，風雷眞人道：「貧道不知她是否願意見你，今夜你到北高峯下，掽掽運氣去罷。」

這天晚上，高峯上寒氣侵人，亞密當穿了貂皮外氅，望着北高峰走去。星河耿耿，雪光反照，映出無窮無盡的羣山，浴在銀色光影裡，份外玲瓏。亞密當腳下展起輕功，一口氣奔到峯頂，那裡是北部羣山之巔，冰崖雄踞，崖下一所石屋，依山屹立，門外長着一朵雪蓮，大如銅盤，正在雪中吐艷。亞密當無暇瀏覽，石屋面前一塊平原，他輕輕躡足走近，那石屋有一面窗子，嵌着玻璃，積雪掃落，可望見屋裡。亞密當心裡一喜，料有人來過，把玻璃上的雪掃下來。

當下伏在窗外一窺，屋裡坐着一個人，寂然不動，這人身穿回族的短襖，腰下紅裙，原來是個盛裝的老婦人，頸上懸着一串念珠，雙眸緊閉，久久還沒聲息。亞密當暗暗驚奇，瞥見那婦人身旁的石壁似有字刻着，運目一看，寫的是「抱朴歸眞，不許移動；封閉石室，十年再啓。」這才驀地醒起，室裡的是紅衣女俠的遺骸，因山上冰天雪地，所以遺體不化。他不敢再看，暗念紅衣女俠創立天山劍法，武林人無不瞻崇，不期在窗外跪下，祝道：「法都瑪前輩陰靈有知，教你的衣砵傳人孟麗絲出來相見，讓晚輩回去覆旨。」

驟覺身旁一陣微風，腋下給人一提，全身帶起，一種清脆的聲音道：「領班起來，你看看我是



誰！」亞密當驚的回顧，一個明眸皓齒的女子站在雪地上，身段苗條，容光映雪，腰畔揷一口短劍，蠻靴窄袖，正是當日玉女峰前黑巾蒙了半面的女子，依稀認得她就是猿女孟麗絲。當下又驚又喜，作禮道：「王妃，亞密當奉了皇上聖旨，千山萬水前來拜見，幸不虛此一行。」孟麗絲妙目溜轉，答道：「領班，你不要叫我作王妃了，我和皇上的緣份已絕，你好好地回京覆旨，說訪我不着便了。」亞密當說：「孟姑娘，這如何使得，皇上對姑娘日夕思念，寢食無心，姑娘縱然不想困處淸宮，也要回京一趟，一慰皇上眷念之情。」孟麗絲黯然神傷，含情欲涕，久久才道：「領班回稟皇上，孟麗絲身承雨露，此生不忘，但恩仇不兩存，形勢難持續，請皇上作孟麗絲不在人間好了。」說了抽出素帕，掩面暗泣。亞密當蓋世英雄，看了她的淒怨，也不禁傷感起來。

一會，孟麗絲道：「領班，你知道我是天山傳人，又得到天龍神僧雪峰授劍，如果爲着兒女私情，把前途委棄，那時有何面目回到天山，當家作主，而且會受到天下武林人的恥笑，說我違背師門，貪圖富貴，如今我已悟澈了，領班把我這番言語，回稟皇上去罷。」亞密當又道：「姑娘可知近來各方武林人的行動嗎？他們都欲得皇上的頭顱而甘心，如果姑娘回去保護聖駕，那時誰個敢進淸宮來呢。」亞密當軟硬兼施，一面拿雍正的性命嚇她，一方對她阿諛備至，想她回心轉意。誰想孟麗絲道：「武林人的本領我都知得八九，領班一手劍法，除了沙哈洛之外，再沒誰個武林人能把你剉倒，沙哈洛詐死潛踪，料不會再進京犯駕，何況領班又是滿洲人，効忠皇上，將來流芳百世，有你在聖駕跟前，我如何不放心。」

孟麗絲一番話，提起了亞密當的一樁心事，他想起昨夜蒙古人稱爲聖嬰的少女，連忙道：「姑娘

把亞密當看得太重，我這次奉旨出京，會過不少武林人，前幾天路經哈族草原，就碰上一個藏族姑娘，她的劍法神出鬼沒，小的就無法把她壓倒。」孟麗絲聽得十分出神，打斷他的話頭問道：「是怎樣的一個藏族女子？領班在那裡和她交手？」亞密當於是把路上情形，細說一遍，又把昨夜看到蒙古商旅的舉動，和黃帳裡出現的女子，很似是同一個人，一一道出。孟麗絲面容轉變，和剛才的鎮定的神色已是不同，問道：「領班眞的看到這個女孩子，她的頭上是不是纏着藏族的綉帕，額前綉着三個梵文的？」亞密當點頭道：「正如姑娘所說，這女子年紀很輕，劍法却相當厲害。」孟麗絲又問過那女子的舉動，嘆了一口氣道：「我眞替皇上躭心，這姑娘如果下山，皇上的頭顱就難保得幾久了。」一時低頭沉吟不語。

亞密當驚道：「那女子是誰？他和沙哈洛是什麼關係？」孟麗絲道：「說來話長了，那時領班還未進入清宮，皇上不聽我的勸諫，把御前八俠士殺害，只有甘鳳池白泰官呂四娘三人逃出，太極手王春明和沙哈洛是一對戀人，沙哈洛當日也像我一般，不能够拋開地位嫁人，但早就和王春明生下一個女孩子，沙哈洛說是佛門的聖嬰，取名佛光。後來王春明死了，沙哈洛誓要給他報仇，至今還是念念不釋，可是她是三音大廟的修士，不能够公然和清室尋釁，因此把女兒送到西域密勒池，在那裡練世間無上的劍法，密勒池是世人難得尋到的高山，山上高僧練的是精神功，和各派武林人的功夫完全不同，昔日玄空三藏在京中明月樓曾把皇上戲弄，默計沙哈洛的孩子到了密勒池，屈指已有五年，倘若領班遇到的就是她，那麼她就一定入京報却父仇，我能不替皇上憂慮嗎？」亞密當見她憂形於色，又慫她一同回京，孟麗絲道：「皇上登極忽忽十載，如今宮裡住着赤空三藏，正是密勒池的高僧，目前



還不會有什麼刼運，只是盛極必衰，皇上如能痛改前非，不再酷嗜殺戮，那麼天數或可挽回未定。」亞密當問道：「姑娘也懂得氣運嗎，皇上在位還有多少日子？」孟麗絲笑道：「壽妖窮通，那有一定，行善者天必降祥，作惡者難逃天譴，你回去閒中告訴皇上好了。」

亞密當勸孟麗絲不動，只得告辭，臨行求她給些表記回去覆命。孟麗絲從身上解下一個錦囊，上面金龍刺綉，遞給亞密當道：「這彈子囊是皇上賜給之物，裡面廿四枚峨嵋精鋼丸子，是御用鑄劍爐替皇上精製的，打出時嘶風聲响，皇上善打一手飛丸，能發能收，昔日我拿這飛丸接了三音神尼一下快劍，丸子給她的毘盧劍剖開；前些時在秦嶺也用過兩枚，如今還有四枚留傳着，領班回去呈給皇上，便是憑記。」亞密當接過錦囊，孟麗絲順手掏出兩枚丸子在手，玉臂一揚，向上空打出。只聽汪汪一響，一枚鐵丸穿空直上，打了一匝便落下來，孟麗絲第二枚鐵丸又再打出，半空裡和先前的一撞，兩枚丸子左右散開，化作兩度圓光，在高空繞着圈子，看的亞密當出神，那兩枚飛丸轉了十幾匝，一齊墜下。孟麗絲身形一晃，施一勢小提縱，待要接回兩枚飛丸，怎知身才縱起，兩枚飛丸突然給一股風攝去，孟麗絲向崖下一望，人影一閃，出現兩個道人，正是梟夷子和紅瘤道人，鐵丸瞬已溜進梟夷子的衣袖。

孟麗絲一楞，紅瘤已在獰笑道：「孟王妃，你覺得我們來得突兀嗎？貧道一雙腿還留下鐵丸的表記，王妃的本領眞令人拜服。」孟麗絲知道剛才的說話已給他們聽到了。暗想當着亞密當面前，不要露出痕跡，讓他曉到自己曾到過寶鷄洞去，傳授司馬長纓一手劍法。當下故作驚奇道：「兩位道長來自何處名山？恕孟麗絲失迎法駕，剛才一時高興玩一手飛丸，手法膚淺，貽笑兩位道長，尙祈指教。」

梟夷子沒有答言，紅瘤已忍不住道：「孟麗絲，你不要在我們跟前裝傻了，貧道和你素沒樑子，這番若不是我師兄救援，早就葬身寶鷄洞裡了，今天見我們到來，你還想推得一乾二凈，難道作我們是個三歲的孩子？」老道氣冲冲地說來，額上紅瘤漲的發紫。亞密當在旁，他只認得梟夷子，暗想這個紅瘤老道定是崆峒三洞眞人裡的靈谷子，立刻對梟夷子道：「兩位仙翁，請不要對王妃無禮。」一面轉身對孟麗絲道：「這位道長就是崆峒山三洞眞人梟夷子，日前皇上派岳將軍請他到華山凌霄宮，座鎭牢營的。」

紅瘤接着道：「領班大人不要說下去了，孟王妃雖然未見過我師兄的面，但和貧道早就在秦嶺會過了，今天領班來得正好，就給我們作個見証吧。王妃在寶鷄洞尋到達摩劍訣，却把貧道困在地下深潭，領班說是誰個不是呢？貧道今天不想見面就動手，只要王妃答應一個要求，我們得過便過，若不允時，我們認不得誰是王妃，勿怪反面無情。」亞密當看他侃侃談來，不似胡說八道，又見孟麗絲雙頰發赤，默不出聲，知道事有蹊蹺。於是問紅瘤道：「眞人要孟王妃答應什麼，讓我作個中間人好嗎？」紅瘤應道：「這事容易，貧道知道天山上也有達摩劍訣留存着，只要孟王妃答應把那地點說出，貧道也不爲已甚，以往的事，大家都忘記好了。」

紅瘤這一番話，對孟麗絲已是十分遷就，原來梟夷子在路上時，吩咐他不要和孟麗絲見面就鬧翻，一來她仍是雍正要訪尋的王妃，二來知道她不是好惹的，只要她答應把天山刻有劍訣的石崖指出來，得些好意便算了。紅瘤這個要求，本來也不算蠻不講理，可是孟麗絲聽了却十分爲難，她暗想達摩劍訣不能落在崆峒派手裡，雖然這裡刻着的只有兩式，但如果答應了紅瘤的要求，就無異承認自



已在寶鷄洞裡拿鐵丸暗算他。還有一點幹不到的，就是當日碑文裡所說「遺留二式刻在天山雪崖之下。」這雪崖不是眞的雪崖，孟麗絲從前在天山一直沒有曉得，這次從寶鷄洞回來，找尋了幾天，才發現紅衣女俠的石屋，貼着一面石崖，她試把積雪剷去，果然見到石上刻有「雪崖」二字，下面露出一些人像的石刻，可是已給石屋掩蓋了一部，若要看清楚時，就須把石屋拆去。這屋子是紅衣女俠手建的，又是死後遺體保留的地方，如何能够毀去。

孟麗絲想到這裡，不由得要硬幹起來，怒道：「我和你二人從未謀面，也不懂得你們說什麼，我孟麗絲從來不怕誰的，就算皇上親自到來，我也不懼，識相的立卽離開天山，不要自討沒趣。」紅瘤見她翻臉，也怒道：「你這猿猴養的野種，饒你不怕天不怕地，却要倒在我們崆峒派的手裡。」嚓的把背上一口陰風劍掣出。孟麗絲平日最恨人罵她是人猿生下來的，早已柳眉倒豎，玉容變色，眼前一縷光影閃動，已拔出天龍劍在手，嬌叱一聲，劍隨身起。紅瘤念着先下手爲强，身形一動，展出隨聲易位本領，一抖把劍撤出，「移山倒海」，來一記玄門劍絕招，閃電般戳到孟麗絲面前。亞密當要阻時，已來不及，梟夷子驀地一把扯着他道：「領班不要管！」說還未了，眼前一縷光影，孟麗絲一口天龍劍匝地捲起，如夜鶴穿空，又如虹影疾現。紅瘤剛才一劍已够快，却料不到她的劍來的更速，劍隨貼上，孟麗絲已斜裡縱起，天龍劍嘶的直劃而下。紅瘤急的運腕一抵，內勁滲出，孟麗絲已抽劍縱開。雙劍一分，紅瘤連隨一劍追風，夾着一記排雲掌上擊，孟麗絲半空一劍「楊枝甘露」出手，洒開劍影，反身貼着來劍一彈卸開，連隨沉臂劈落，硬接了紅瘤一掌。二人都覺蓬的一震，身子盪開。孟麗絲却沒縱回地面，身形一挺，疾翻一個跟斗，劍光在黑夜裡一彎，像是電劈雷轟，疾刺而下。紅瘤

足才站地，驟覩劍光，急的擰身快轉，劍向上盤，連避帶擋，只聽一連刷刷聲响，孟麗絲身形起了螺旋擺動，天龍劍撤出無數光圈，把他的劍裹在當中，刮出金屬磨擦音响，轉眼間一股劍風，天龍劍已如風一般疾向他的頭上罩落。老道一驚，急把鼻孔閉着，手裡一按劍把，一股烟霧從劍鍔部份射出，原來他這一口陰風劍，又叫子母陰魂劍，是崆峒派裡秘密煉成的邪劍，無論武功怎樣高强，中了這子母劍的毒一個時辰儘要喪命。但說穿秘密却是利用毒氣將敵人殺害，有如今日戰場上最劇烈的芥子氣，



紅瘤道髻削去了，孟麗絲也給一股白煙罩着。



不過崆峒派用的是他們玄門裡傳下來的煉毒方法。據說毒龍江畔產生一種大蟾蜍，每夜打霧，吸收瘴癘，長了多年，蟾蜍噴出的氣含有劇毒，紅瘤依法煉毒，收集了毒龍江的蟾蜍百頭，拿蜈蚣、蠍子、毒蜘蛛給這些東西作飼料，養了年餘，把百頭大蟾蜍困在瓦缶裡，讓牠們自將殘殺，漸漸給最毒的吃掉了，只剩下一頭，大如兎子，噴出的毒氣，含有微塵般的毒質。紅瘤用秘法收集起來，混合山中大蝴蝶翅膀的毒粉，成爲一種最毒的微塵，眼看不見，噴出時烟霧一般，老道貯在小氣囊裡，他的子母劍暗藏導管，毒粉放在空膛子，一按消息噴出，就如白烟一般，沾上眼睛當堂爆裂、五官腫脹、片刻潰爛。紅瘤煉了三年，才把陰風劍煉就，非遇到生死關頭，也不施出毒手。

梟夷子突把亞密當提着，向逆風處縱開，只見孟麗絲的劍光一圈，已把紅瘤的押髮冠和道髻一起剃落，跟着嘶的一响。道袍的衣袖裂開，鬍子也剃去一邊。紅瘤冷汗直冒，將身一縮，使命的拿劍向上招擋，腳下一勢「檀溪躍馬」從劍底衝出圈子外。這當兒孟麗絲已給一股白烟迎面吹到，知道紅瘤施放毒霧，立把丹田一歛，全身穴道七竅一齊封閉；天龍劍撤出劍波，驅散面前烟霧，她一看紅瘤已擰身躍走，不禁怒從心起，嬌叱一聲：「妖道饒恕不得！」天龍劍一盪，「雲龍吁氣」，寒光一縷直

冲老道的面門。紅瘤這時道袍被剁去一幅，情形十分狼狽。梟夷子怕他着了孟麗絲的劍，連忙展出「八仙渡河」快步，拿鐵塵拂在紅瘤面前掃出，鐵鬚觸着天龍劍，沙沙作响，擋去一着。孟麗絲正想回戳一劍，忽然天旋地轉，眼前老道的影子團團轉動，她早年雪峯探奇，遇到天龍神僧給她一顆靈丹，服了皮毛蛻落，從此身體輕盈，氣力增加，比常人迥異，因此紅瘤的陰風劍沒法一忽兒使她中毒。不過她究竟是血肉之軀，剛才吸進一口毒烟，喉頭一股悶氣衝心，頭上昏昏沉沉，像喝醉了酒一般，急的凝神斂氣，仍感到足步飄浮，身子搖擺不定。紅瘤知她已中了陰風劍的毒，心裡一橫，劍隨身走，一記「吳剛伐桂」，迎着孟麗絲肩上劈落，要把她臂膀剁下來。孟麗絲提劍擋時，已是渾身無力，正在千鈞一髮，旁邊一度光影如電衝出，叫出一聲：「眞人住手！」叮噹一下把紅瘤的劍斜裡卸開。

原來亞密當看着二人交手，早想拔劍上前制止。這下黃龍劍一盪，撥開紅瘤的劍道：「眞人放下劍來！我奉了皇上諭旨迎王妃晉京，誰也不能傷她一根毫髮。」紅瘤瞪目望着他，心裡好氣，狠狠地道：「領班要廻護着她，竟然說起門面話來了，剛才貧道連道髻都給人剁去了，却沒有人來擋一下。」亞密當生氣道：「你說的是賭氣話便了，王妃若是手下沒留情，看你腦袋還留得住嗎？」紅瘤待要發作，梟夷子忙拉他一下道：「師弟不要觸怒了領班大人吧，人家在皇帝跟前炙手可熱，我們如何使得性子。」牽着他回身便走。紅瘤臨行陰惻惻地看着孟麗絲，冷笑道：「饒你本領高强，也休想活上了三天，貧道住在喇嘛廟裡，若果答應把劍訣地點說出來，還可保得性命。」說了頭也不回，和梟夷子一起下山去了。

亞密當回頭一看孟麗絲，見她兩頰火赤，雙目定着，盯着他哈哈狂笑，天龍劍已跌在雪地上，身



子東倒西歪，完全失了常性。他眼看情形不對，忙喚了幾聲：「孟姑娘，你覺得怎樣！」孟麗絲不應，拿手指着他笑的愈狂，一交摔在地上。亞密當驚的手足無措，忙把天龍劍拾起，把孟麗絲從地上攙起，顧不得什麽嫌疑，背起她便向南高峯縱去。他把平生輕身本領施出，一會兒已到了風雷觀，口裡叫了一聲：「眞人前輩！」便向觀裡直入。

當他進到後殿，立刻有兩個老道從靜室走出，一個是風雷眞人，一個布衣草履，背着大葫蘆，三綹長鬚，年紀也將近百歲，亞密當認得這個是關外昂昂溪道士金長素，往日和他的師傅葉赫布揚古同稱高麗隱士，訂了生死交，所以亞密當認得。當下把孟麗絲放到竹榻上，對金長素道：「師叔來的眞好，孟姑娘給靈谷子悶倒了。」風雷眞人和金長素聽了。也沒暇細問，一齊來到孟麗絲身旁，把她扶起，只見兩目直視，眼珠凸出，口流涎沫，氣息如絲。風雷眞人拿冷水灌在她的口裡，喉裡格的一响吐出一些黑水，雙目微轉，喊了一句「悶死我了！」又狂笑起來，像着了魔一般。

二人問過亞密當一遍，金長素搖首道：「孟姑娘中了崆峒派最厲害的蟾蜍毒，還幸孟姑娘體力不同常人，又把穴道封閉，才不致即時腫脹身死，不過沒得到解藥時，仍會三天之內毒氣衝心，那時便沒有救了。」風雷眞人道：「貧道已知崆峒派沒懷好意到來，只料不到他們竟敢對孟姑娘下此毒手，這蟾蜍毒只有崆峒派的道士才有解藥，如今怎樣是好？」金長素道：「崆峒三洞眞人之中，祇棲霞子有點正派，若果貧道前往懇他，還可以討得解藥回來，不過來往就要十天，孟姑娘已是沒有救了。」

大家看着孟麗絲呻吟轉側，徬徨無計，亞密當忽然記起紅瘤臨行的一番話，說了出來。風雷眞人道：「這樣看來，紅瘤定有解藥帶在身邊的，只是天山那裡有劍訣留着，貧道在此幾十年，從未聽

過，孟姑娘就算知道刻在那處，如今也無從問她了。」大家空在處焦急，天色已曙，金長素道：「貧道昔日上過崆峒山，和他們總算有點交情，讓我和領班一起下山見靈谷子討取解藥，他們或者怕雍正怪責，會拿出來未定。」風雷眞人遲疑道：「紅瘤有名的毒辣，如果他眞的和孟姑娘有過一段樑子，就算拿雍正號他，未必答應拿出解藥來。」話雖如此，却是除往懇求之外，若是大家交手起來，也未必勝得過他們。亞密當只得隨金長素下山，到昨天的喇嘛寺去會見紅瘤道人。

金長素沒有亞密當輕功的快，前夜亞密當跟踪那個叫雪山蓮的女子，還走了大半晚，才到得風雷觀。二人到了喇嘛廟時，已是黃昏日落。亞密當對喇嘛僧人說要拜見兩位道長，只見殿後出來一個少年，全身短裝，束着淺綠腰帶，佩着一柄長劍，眉宇英氣逼人，正是洪英。亞密當見是救他妻子的人，忙欠身道：「洪兄有禮，前些時華山關前偬偬一面，仁兄不別而行，估不到又在此地相逢，在下正有事要見兩位眞人，敬煩通報。」亞密當昔日和這少年在華山關前比劍，一直未知他姓甚名誰，到昨天才聽見梟夷子二人稱他作洪賢姪，所以便稱作洪仁兄。

洪英把二人讓到殿後客堂，對着一所院子，倒朝三間客房，窗外栽了修竹，也頗幽靜。洪英望着金長素道：「這位可是金道長？你們來得眞巧，靈谷子眞人早就吩咐過了，如果兩位來討解藥時，着小姪回稟兩位，他們到北高峯找尋什麼劍訣去了，兩位如要見他，請在天明之前，到石室前會面。」亞密當問道：「洪仁兄，靈谷子帶了解藥前往嗎？」洪英搖頭道：「恕小可不知，兩位眞人只是如此囑咐便了。」亞密當得不到頭緒，料想紅瘤不會把解藥放在室裡，可是心裡還是思疑，瞥見那邊竹林似有影子一閃，亞密當雙目比常人銳利，早已看出是內行人輕縱，連忙向金長素打個眼色，箭一般衝



到院裡，穿窗入室，客廂裡却沒有一個人影，正在驚疑，又來了颼的一陣微响，分明是內行人急縱的衣帶風。他一個燕子穿簾竄到屋後竹林一看，也找不到人跡，洪英已經含怒走過來，亞密當忙的陪笑道：「我以爲眞人在廂裡呢。」洪英盯着他沒有出聲，金長素隨着進來把他牽走，回身向洪英告辭，只聽背後洪英砰的一聲把室門掩上。亞密當垂頭喪氣，和金長素離開喇嘛廟，想起孟麗絲危在這幾天之內，又是焦急，決心趕回去找紅瘤一拼，二人展起輕功，偬偬回風雷觀去。

司馬長纓這番隨崆峒道士來到天山，但梟夷子二人都是有名的古怪刁鑽，對洪英來歷還有點思疑，所以說話行動處處躲開，沒讓他曉到。昨天二人夜探北高峯，也沒說出行踪，只吩咐洪英守在喇嘛廟裡。直到中午歸來，看見靈谷子那個狼狽樣子，連鬚髮也失掉了，長纓暗暗好笑。只見紅瘤一言不發，索性剪去餘下的一綹鬍子，戴過一頂純陽巾，掩蓋頭上，懷裡取出一件東西，洪英偸看一眼，原來是一具金質押髮冠，老道把中間一枚玉簪拔去，從小孔裡倒出一些粉末，拿黃紙包裹，偬偬揣在懷裡，復把玉簪塞回原處，那押髮冠順手放在架上。臨行吩咐洪英一番，出了喇嘛廟。

長纓目送亞密當走後，心裡思量，紅瘤不知傷了什麼人，要解藥才能救治，又念到亞密當爲什麼也來了天山，剛才帶了金長素來討解藥，愈想愈疑，可是他猜不到是孟麗絲中了毒。心想：「如果孟麗絲也在天山，我把解藥帶給她，便知明白。」又念就算別個武林朋友受害，我司馬長纓救人一命，也是份所當爲。他有着父親司馬瀛的俠客本色，氣量寛宏，當下也顧不得許多，試把紅瘤放下的押髮冠取下，揑着玉簪一旋，果然露出小孔，內裡藏着一些紅藥粉，心裡大喜，即時塞回小孔，把金冠繫在腰帶上，携劍縱上屋頂，從廟後直趨山上。

他不知那裡是北高峯，但見面前盡是雪山，紅日西沉，冷風刮面，忽然覺得身後一股風，回頭看時，眼底似有人影一現，便不見了，看看喇嘛廟還在山下，心想：「怕是自己疑心便了，難道眞的白日見鬼！」繼續前行，走過一列杉林，又聽到樹上颼的一股風過，似是內行人的急縱，殘枝簌簌落下，長纓不能忍，雙足一點，全身拔起，站在樹上一望，這林子都給積雪蓋了，看不到下面情形。長纓暗笑道：「眞是疑心生暗鬼，剛才風聲是天山鷹子驚起來便了。」但又怕是紅瘤暗中跟踪下來，忙的展起踏雪無痕快步，身子一滑，卽時飄起。突覺身後有人喊一聲：「長纓！」聲音清脆，他駭的一跳，回頭望去，遠遠似有影子向雪上一伏，彷如半空飛鳥的影子，投在雪地上，一瞬便杳。

長纓脚下加快，暮色四合，雪谷荒幽，他就像一頭野貍，縱走如風，漸漸折入雪崖之中，驀地又來了一聲：「長纓！」跟着哈哈一笑，是個女子的聲音，笑得非常淸脆，不過笑聲中含一點冷氣，使人心胆一寒。長纓連忙拔劍在手，說時遲，雪崖上嘶的一响，眼前人影閃動，一個蒙面女子如箭衝落，最刺目的是女子身上的紅外套，張開像一雙小翅膀，閃電一般落在面前一箭之遙。

司馬長纓也懂得江湖規矩，見那女子沒有掣出武器，也就不想動手。「先問來意，亮出招子，」本是江湖見面手續。他抱劍後縱，定眼一望，那女子額上束了寸來濶的藏族白綢包巾，巾上綉了三個像篆字形的梵文，雙鬟垂肩，蒙了半面，露出黑白分明的眼睛，圓圓面貌，紅唇似菱角一般，長得十分勻停，項上一串明珠，暮靄裡燦出光影；窄內衣、紅短襖、百摺裙，足下小蠻靴，裝束輕盈漂亮，腰懸一口綠鞘短劍，風前屹立，如女神下降，長纓呆了些時，他不是驚的呆了，而是這女子雖然掩了半面，可是耳鼻紅唇，對他似曾相識，那女子也定神的望着他。長纓神魂飄飄，愈看愈覺得這女子不



知在那裡見過，世間斷不會有這樣風範的人，她不露面容，輪廓已使人一看便愛，甜蜜的下頷，編貝般的牙齒，紫紅面頰，嵌上兩個梨渦。正在出神，那女子忽然出聲道：「噲！你看什麼？」正是：

**洛水神仙　靈山姹女**

# 第二十三回：俠士情深聖嬰懷舊

風雷觀佛光傳解藥　北高峰猿女釋紅瘤

日落崦嵫，雪光照射，少女的粉頰和晚霞相映，有若盛開的玫瑰花。司馬長纓正看得出神，給少女一喝，神志回復過來，想到這女子未必會是自已日夕思念的人，如果是的，她斷不會反眼若不相識。忙欠身答道：「姑娘饒恕則個！在下瞥見姑娘的樣子，好似是……」他吶吶地說不下去。少女突然問道：「好似什麼？」長纓面上一紅，應道：「好似在下從前認識的一位朋友。」那女子口裡「呸」的一下，像是有點不屑的樣子，面色一沉，道：「誰家的女孩子，會和你這鷹爪孫交朋友！」

長纓給她一句奚落，說他鷹爪還罷了，要稱他作鷹爪孫，肚裡未免有氣，也就高聲問道：「你究竟是誰？如果不是我的朋友，爲什麼曉到我的名字？」少女冷笑一聲道：「司馬長纓，如今你已是崆峒妖道的走狗，滿洲奴才的鷹爪，不配來問我的名字。」長纓覺得她的話愈說愈不對勁，少年氣盛，剛才心頭裡的一股兒熱望，已消失了大半，想對她表白一下，又怕她是另一個人，或者是亞密當派來試探自已的，當下便道：「姑娘，隨你說什麼都好，你攔着去路，又是什麼意思？」少女瞅他一眼，面色顯得有點難過，道：「啊！你承認是鷹爪孫就好了，估不到你忘了本源，幹出這下流腌臢的事！本姑娘也不配和你多說，嘿！你給妖道送解藥，快點拿出來！」

司馬長纓一驚，她怎麼知道自已懷裡藏有解藥？她還誤會自已把解藥送給紅瘤道人的。愈想愈

疑，細察她的聲音容貌，簡直就和心裡掛念着那個人一般，世間怎麽會有如此相像的人？於是故意道：「啊呀！原來你攔途截搶，你想得到解藥也行，除非你把面巾揭開，我便拿出解藥來奉上。」

少女見他這樣說，含怒道：「你有多大的本領！敢叫本姑娘揭去面巾，紅瘤妖道拿陰風劍暗算了別人，却教你懷着解藥前去，替他挾逼人家把劍訣說出，你這樣幹是爲虎作倀，本姑娘不會饒你！」長纓給她說的生氣，也含愠道：「你含血噴人，怎麽知道我替紅瘤送解藥的，難道我不會拿去救別人的性命嗎？」少女似乎有點愕然，指着他道：「你要騙誰！剛才亞密當向你討解藥，你爲什麽沒有拿出來？」長纓待要說個明白，心想：「我不看看你的眞面目，疑團無法得釋，若不允時，我還要試她一手本領。」他按着劍鞘道：「亞密當是鷹爪頭兒，我爲什麽要給他？你想拿到我懷裡的解藥，除非把面巾揭下來。」少女見他像是挑戰一般，也高聲道：「鷹爪孫！你有本領勝得我手裡劍時，我就把面巾除掉好了。」






少女一劍奔來，人隨劍到，長纓順勢向前一擋。

身形隨風一轉，寶劍掣出，一股碧綠光芒，在暮靄裡燦燦發光。長纓看少女拔劍在手，也就一側身拉出五龍金光劍，這劍雖然給天照禪師放在洗劍池裡，蘸上一層翳障，鋒芒收斂，可是在昏暗當中，還隱隱透出黃光，少女看的定了神。長纓一個箭步，雙手捧劍一抬，正待開言讓她發招，少女已嘶的一劍奔來，影若青蟒，人隨劍到，長纓一低身順勢向前一擋，搭着來劍向側盪開，這是交手時的試探，覺得少女的劍溜走非常。長纓一招撤出，五龍劍向上一盤，正要施展「蟾宮吐暈」一招，在少女頭上罩落，那知少女身形疾轉，沉劍一圈，光影匝地捲到來，仿若螢光一閃。長纓不敢大意，驀地縱起，少女的劍嚓地從他的足下劃過，長纓因爲全身縱起，這一劍也戳了空檔。少女趁他足還未下，跟着斜飛一勢，一度三角光芒，夾着勁風，在他胸前展開快刺。這一劍是九宮劍裡的「天狼入戶」，中回三點，長纓知道武林罩數中，沒幾人能使這一手快劍，心裡一驚，連忙後退兩步，脚撤離宮，長劍護身一彈，撒開五瓣梅花，刷刷一陣响，雙劍交在一起，劍鋒刹出點點火花。少女突然把劍

光收斂，身形一幌，轉眼消失在暮靄之中。

司馬長纓又是一驚，暗想她小小年紀，怎能練得隨聲易位的本領，耳後聽到女子叫出一聲：「看劍！」一股劍風射到腦後，長纓急把身向前一伏，回手撤出「孽龍擺尾」，迎着擋去，立刻觸上來劍，覺得手裡一震，乘勢翻身，把新近得來的達摩劍訣展出，沉劍向前平扎一記「伏虎降龍」，果然把少女的劍煞着。刹那間又接上幾合，少女的劍如天蠶吐絲，化作青光一點，迎面戳來。長纓一面急擋，細看少女的身形，忽左忽右，連忙把達摩劍十八式連續施出，風迴勢勁，劍若游龍，少女給他一輪急攻，也把短劍撒成扇形，左右波動，迴護前胸。司馬長纓沉臂彎身，一記「寒月滄波」，劍光直滾而上；少女橫跨半步，側身回招，一勢「痲姑掉槳」，搭着一撩，長纓看她劍法純熟，沒露半點空隙，當下五龍劍一緊，借着來勢，中途變招，劍鋒直撤而上，「挑星刺斗」，閃電般刺到少女的面門，正要翻手一挑，把少女的面巾挑落。怎知他的動作，早就給少女看出，驀地身形一幌，立刻化作一團青光，人隨劍去，轉眼縱起。

長纓戳了個空，知道她又在使出絕頂輕功，避過自己一劍。急把五龍劍撤出，一記「野鶴出巢」，追風直剁。半空裡看到紅襖的影子一現，少女果然縱在面前。只見她玉臂輕撩，回身一劍，來一記「馬後揮鞭」，就把長纓的劍貼上；她轉過面來細喝一聲，搭着五龍劍翻臂一剪，嘶的擦出尖銳的刮切聲。長纓驟覺劍鋒透進一股熱力，如熔鐵在手，燙的掌心灼熱，再沒法把劍握得牢，少女疾來一記「春蛾撲蝶」，刷的一下把五龍金光劍撞落。

少女像是嫦娥下降，劍風捲掃，迎頭劈下。長纓急的一矮身子，一掌打出，這一掌是少林青龍拳



裡的「雲中取月」，掌風帶勁，把來劍斜盪開去。少女玉臂伸出，有意接長纓一掌，雙掌一合，長纓正中心懷，疾施一勢「葉底偸花」，想抓着少女的手臂，將她拉到自己身前來。誰想不動猶可，一動便覺少女掌心起了一股吸力，無法脫開。少女吸着他的掌向後一帶，長纓再沒法站穩，身向前傾。少女劍影掠過，已把他的腰帶割斷，一忽兒已攫了解藥在手，連飛劍囊也掠取了。這動作快如電火一閃，長纓知道少女沒意傷他，心裡一橫，驀地挺腰，回身一記擒拏手上攫。少女剛抓到解藥在手，一不留神，長纓已扯着她的面巾拉下，少女驚叫一聲，隨風縱起，如宿鳥驚飛。長纓僅是驚鴻一瞥地看到她的面容，如電火一瞬，果然是他日夕思念的三音池畔聖嬰佛光，口裡喊出一句「你好！」少女的紅襖影子已在雪地上一起一落，快如飄風，瞬已不見。

司馬長纓楞了一會，歎了一聲，想起當日黃河灘畔，月夜訴情，那時她還是十四歲，要自己說出了永遠忘不了她，才黯然分離；到如今不過短短的五個年頭，難道她便忘了昔年的說話。他愈想愈糊塗，忽然悟道：「是了，她見我跟着崆峒道士一起到來，以爲我變了心，她又那裡知道我施的是反間計呢。」他決定追踪前往，就是天涯海角，也要尋到她的下落。

話分兩頭，同在這個夜裡，崆峒道士梟夷子和紅瘤二人，乘夜趕到北高峰，他們雖然比司馬長纓走先一個時辰，可是到了峰上時，已是半夜。紅瘤料孟麗絲不會把雪崖的地點說出，所以乘她受毒的當兒，到來偸探一番。二人在峰頂搜尋，所有石崖峭壁，都踏勘過了，還沒什麼影跡。梟夷子道：「師弟，我看雪崖怕會是峰頂上的一塊石壁，或者就在石屋附近，我們不如到那邊去找一下。」紅瘤答道：「師兄說的有理，但怕亞密當守在那裡，大家撞上時不好翻臉。」梟夷子道：「我想亞密當不會

守在這裡的，他可能下山求解藥去了，我們趁這時候快點把雪崖尋到吧。」

二人又找尋一會，漸漸走近石室，看見石屋的門還給石塊封閉着，積雪盈寸，分明未曾經過開啓。紅瘤走到窗前一窺，屋裡坐着紅衣女俠的遺體，兩目低垂，像入定一般，屹然不動。紅瘤毛管有點悚然，偶然望見壁間刻着十年開啓的字句，便道：「是了，紅衣女俠死後怕未滿十年，所以石屋至今還沒有打開。」

忽聽梟夷子在崖頂喊道：「師弟，你快來看！」紅瘤縱身上到崖頂，循梟夷子指處一望，那裡正是屋後峭壁，積雪已給人掃落，露出一些字跡，刻的是「雪崖」兩字。紅瘤喜的心花怒放，說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原來雪崖就在這裡。」立刻縱下屋頂，撥開積雪，看到屋子的牆貼崖建築，石壁下刻着的劍式都給牆垣掩蓋了。紅瘤不禁失望道：「怎麼的好？這番要把石牆弄去，才可以看得清楚。」梟夷子沉吟道：「師弟，我們要想清楚才好幹，這屋子是天山紅衣女俠寄存遺體的地方，毀了它怕會惹出亂子來。」紅瘤道：「怕什麼！我和師兄運出大摔碑手，石牆便可移去，待我們看過劍訣之後，再把牆垣建好，就算亞密當到來，那時給他一些解藥回去救猿女的命，他便不會阻攔了。」

梟夷子拗他不過，又見紅瘤答應拿解藥去救孟麗絲，終答應動手拆屋，但要先把紅衣女俠的遺體放好，才肯一同幹去。紅瘤應了一聲，束起道袍，走到石屋門前，運出掌功，先把積雪掃落，露出桌子大的石塊，堵着屋門。紅瘤雙臂貼着石塊，暗施內勁，石塊給他搬的漸漸移動，忽然拍的一响，一枚鵝卵大的雪塊打在他的臂上，紅瘤喊了一聲，當堂縮手，臂上隱隱作痛。還幸他正在運出外勁，沒有受傷。二人放眼四望，那裡有什麼人影。梟夷子道：「怕是崖頂滾下來的雪塊吧。」走上前和紅瘤



一起，再度把巨石移動。

霎時間一種聲音傳來道：「好大胆的妖道！」二人一驚，愕然回顧，雪山靜寂，四無人影。紅瘤驚道：「難道是法都瑪顯靈？」梟夷子道：「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怕有武林高手來了！」紅瘤定了定神道：「猿女也要倒在我們的手裡，誰個敢來管我們的事。」二人又再動手，驀地兩團白光飛下，遠處有人在道：「你們眞的要來討死？」是女人的聲音。

梟夷子扯着紅瘤一起縱開，喊道：「有人伏着！」把鐵塵拂挈在手裡，紅瘤也把陰風劍拉出。刹那兒崖頂簌的一响，人影如燕子墮地，紅襖耀目，寶劍生寒，原來是個妙齡女子。二人驚的定眼一望，這女子面如滿月，眼若流星，額上束髮巾，腰下百摺裙，手裡一口短劍，射出燐火般的青光。梟夷子心裡納罕；這個倏忽出現的女孩子，本領多麼老練。紅瘤已是怒的面上通紅，叱道：「那裡來的野丫頭，想你是活不知死，敢向道爺頭上動土！」

那女子寶劍一揮，冷冷的道：「你姑娘說上三聲，限你二人立即滾開！」梟夷子也有點生氣，叱道：「丫頭叫什麼名字？道爺和你這小輩動手，也得曉到你的輩份，才不會辱沒了名聲！」女子視若無聞，雙目光芒，隱含殺氣，口裡叫出：「一……二……你們還不滾！看姑娘的本領！」跟着喊了「三！」聲才出口，嘶的一股劍風，奔到紅瘤面門。崆峒派的出手，素來就是狠、準、快，紅瘤還沒看得眞切，眼前青光衝到，發招已來不及，立刻張口一噴，丹田氣衝出，這是他幾十年打坐練功得來的氣勁，只見光影一盪，給丹田氣衝開，紅瘤連隨展出七星快步，之字形後退，女子身形一幌，輕烟一般又溜到他的身旁，弧光一亮，劍走偏鋒，閃電般向他的右脅剁到。紅瘤急施一勢「老叟攜琴」，護

着身子，怎知女子的一口劍，快如風轉，嗤的又從左邊扎落。紅瘤一驚，連忙站穩玄門，轉着半身一擋，驟覺一股熱浪從劍鋒透到掌中，如握着燒紅的火炭。老道在武林裡知識較多，不由得心裡微悸，這一手「劍鋒傳熱」的本領，武林裡能練到的很少。當下一個急縱，向前竄起，待要把陰風劍的毒霧放出，怎知眼前人影幌動，傳來一聲冷笑，倏忽間青光一縷，隨風而來，那女子不知那時趕在前頭，回劍飛戳，她的劍鋒迎面趲動，像青燐點點。紅瘤冒出一身冷汗，急的斜裡閃避，驟覺頂上冷風吹拂，打一寒噤，知道敵人的劍已剁到來，立刻橫架一劍，死命的封閉着面門。那女子寶劍展開，把紅瘤裹在劍光之中，剛才老道想放出毒霧，這時見女子已搶到上風，無法下手。

梟夷子見師弟未够兩三回合，已給女子把剩下來的頭髮剃光，變了一個和尙，心裡又驚又愕，心想難道這女子眞是劍仙之流，要不然那得有這樣的本領。再看紅瘤一口劍已陷在女子的包圍，着着給人家貼纏點戳，無法抽身，正急得滿頭是汗，原來紅瘤剛才噴出一口丹田內勁，耗力過多，精神已感到疲勞，女子似有意作弄他一般，劍鋒洒開，他的道袍瞬已戳穿了無數小孔，正在使命招架。梟夷子當下一個追雲小提縱竄上，手裡鐵塵拂從空撩下，擋在紅瘤面前，沙沙一响，女子的劍鋒一時收歛，眼前一度光影，直冲半空。梟夷子見女子縱走，以爲給他一下子殺退，叱道：「野丫頭那裡走！」仗着脚下輕功，雙袖一張，迎風趕上。

只聽嘶的一响，那女子半空翻下，青光射落，如流星急降。梟夷子知道這一劍勁力非常，忙的斜裡一伏，鐵塵拂撩空上擋，鐵鬚豎起，這一記「黃狼剪尾」，是柔中帶勁的招數。女子的劍光一閃便到，突覺手肘一痳，劍風過處，鐵塵拂起了一股白烟，鐵絲燒得通紅，片刻已像蠟炬一般，化成熔鐵



瀉下，手裡只剩回一柄管子。梟夷子一時驚的目定口呆，女子使出劍風又再掠地而起，他的道袍吹的如傘張開，紅襖影子在他眼前一瞥，道袍已給劍波戳成片片，隨風飄起。

梟夷子的本領，在外道劍派中本是個一流高手，但他今天所遇到的，是密勒池的劍客，天下武林，提起也要震驚，何況他的精神早已受了控制，二來女子的劍快的無法看出，三則眼看紅瘤三幾回合便變成了鬥敗公鷄，不免心裡驚惶，失了主宰。這女子前半夜和司馬長纓比劍，只用了七分本領，處處留手，所以顯不到本事，如今力戰兩個崆峒派道士，正好把密勒池的劍法施出，這兩個外派劍客，又那會是她的敵手呢。閒話少提，這時梟夷子才記起身上懷着兩口脫手飛劍，他不知道這女子對他手下留情，不然的話，他和紅瘤的頭顱那還能够保得。他轉身疾走，伸手一揚，兩口利刃連續飛出。這一手飛劍妙處就是繞空盤旋，像蒼鷹覓食一般，等到敵人眼皮一眨，便運出掌風吸攝，飛劍隨勢疾落。女子一看老道祭出兩口飛劍，如疋練繞空，她也把寶劍向空投出，口裡喝了一聲「着！」青光如電冲起，到了半空就是一彎，衝着老道的兩口飛劍，只見半空亮了火花，飛劍給青光一撞，反向老道奔來。嚇的梟夷子手忙脚亂，回身飛奔，腦後嗤嗤風响，兩口飛劍如箭追在背後。

梟夷子眞是驚惶如鼠狼一般，奪路狂奔，耳後嘶風，愈來愈近，前面已是峰頂絕壁，下臨千丈斜坡，直到山麓，已是走頭無路。梟夷子終於一聲驚叫，滾下雪坡，這處是山峰挺削的一面，傾斜成九十度角，老道雙足一滑，全身不由自主地向下直滾，衝起雪粉，身子像個皮球，足足滾了一盞茶時份，才滾到山麓之下，老道已經暈了過去。

山峰上剩下紅瘤老道，他見師兄滾身墮崖，正在胆戰心驚，亡命向雪崖狂奔，黑暗中面前一聲冷

笑，女子的紅襖已閃在目前，青光散開，劍風虎虎；他轉身向石屋逃去，又聽到半空衣帶風响，女子瞬已站在屋前，喝聲：「妖道！留下首級來！」他恰似一頭突圍的耗子，使命地提劍衝去，只見青光如閃，手裡的劍震了一下，已給女子一劍貼纏，劍鋒給彈的嚓嚓作响，一股熱浪直透掌心，要撤劍逃命，女子的劍又如流螢飛轉，沒讓他把劍收回，掌心已燙的抵受不得，他把劍一拋，全身後滾，背後劍風襲來，身上冷冰冰地，才知道袍已給剁去，瞥見崖下有一個窟穴，立刻鑽進，這裡原來是一個岩洞，他伏着不敢動。忽聽洞外一陣冷笑聲道：「妖道，姑娘教你嘗嘗陰風劍的滋味兒！」紅瘤這才大驚，作法自斃，生死關頭，忙的把頭頓地道：「神仙姐姐，我給你叩頭，饒恕小道一命！」洞外又是一聲冷笑道：「饒你不得！」一股風隨着吹進來，烟霧瀰漫，老道要不呼吸，那裡能够，那毒氣自然送進五官，一時眼如針刺，頭腦昏沉，口鼻暴漲，痛澈心脾。他記得懷裡帶着解藥，可是沒法弄到水送下去。他的喉頭已是乾涸欲裂，使盡氣力爬到洞口，打算抓一把雪塊含在口裡，服下解藥。怎知洞門一片漆黑，不知那時已給大石堵上了，不禁絕望，搥石狂喊幾聲，毒氣發作，五官腫如豕首，輾轉洞裡，雙手亂抓，十個指頭抓破了，大石還是不動分毫，漸漸痛的叫出一聲，暈在洞裡。

這時山峰之上，斗轉參橫，天將發白，剛才的少女瑩然站着。她拿着紅瘤的劍，回身向洞口一擲，插在堵塞的石上。然後仰空噓氣，凝眸俯視，羣山靜寂，一望無際，都是雪光。她的面上像有無限記憶，雙目含情，剛才的殺氣盡斂。她像幽怨地道：「長纓哥哥，你眞的忘了本源，我最憎恨的妖道，你爲什麼隨他們在一起。」說了又吁了一口氣道：「師傅吩咐的我都幹了，還是回山覆命去吧！」



她才走了幾步，雪地上一條影子突然竄起，她不禁一楞，暗想：「誰個伏在這裡？」那人影如箭衝到，她已看出是司馬長纓，雙足一點，飛身便起。長纓喊道：「佛光妹妹，你眞的這樣忍心，我想的你好苦，你留下來聽我幾句話。」足下幾起幾落，展出絕頂輕功追來。她心裡一陣難過，緩了一緩，長纓已相隔一箭之遙，不斷地喊道：「師妹！你等一下，我有話要和你說！」漸漸已追近來。

她驀地記起，師傅玄空三藏也曾叮囑自己，塵俗因緣，都是虛妄。又告誡不要動上情嗔愛慾，自招煩惱，我今天如何能和他相見。當下身形一拔，又縱開十數丈。雪山上兩點黑影，一前一後地追逐下去。這天山地面無窮無盡，走了一程，長纓已喊到力竭聲嘶，高聲道：「佛光妹妹，你的是忍心！」她聽了不覺滴下淚來，忍不住停了一停，回身道：「長纓，不要趕來！你和崆峒派交了朋友，使我傷心得很！」長纓急起來道：「師妹，你相信我呢！我和他們沒交道。」

她又想起師傅臨行的話，暗道：「我還是不能見他，若果違了戒律，我苦學得來的武功會給廢去了。」心裡一驚，回頭對長纓道：「我信你就是了，如今我要趕回去，將來有見面的日子，不要再追來！」長纓聽了，心裡像吃了一盞蜜水，當堂舒快，但脚下還是加緊。可是佛光已展起超凡本領，如仙鶴掠空，漸去漸遠，一會兒已隱沒雪山叢中，不可復覩。

且說南高峰上風雷觀裡，天山劍派傳人孟麗絲中了紅瘤的陰風劍毒氣，幸而她早年在珠穆雪峰服過靈藥，脫胎換骸，身體和常人不同，當日她又運氣丹田，封閉穴道，所以受毒不深，只覺得遍體灼熱，喉頭乾涸，時昏時醒。風雷眞人守在一旁，望着孟麗絲，心中十分難過。他想起孟麗絲怎樣來到天山學技，紅衣女俠怎樣發現她的天龍寶劍，才收她作徒兒，這些經過一一還在目前，如今眼看着她

中了外道旁門的魔劍，三天之後，毒氣攻心，可能喪了這個絕世聰明女子的性命，不覺滴下幾點眼淚來。

初更過後，簷頭一陣風吹過，風雷眞人仰鼻一嗅，知道是金長素回來，心裡稍慰。俯仰之間兩條人影一衝落下，果然是金長素和亞密當，眞人看二人神色有點不對，忙問道：「事情怎樣？解藥拿到沒有？」金長素搖頭，只說一聲：「崆峒老道忒是狡猾。」亞密當一步搶到孟麗絲面前，細看一眼。孟麗絲面色火赤，頻頻喘氣，胸脯一起一伏。亞密當叫了兩聲孟姑娘？伸手一撫她的額頭，熱得燙手。孟麗絲微微張目，看了他一眼，張口像要討水。這時金長素正把紅瘤二人避不見面的經過對眞人說出，亞密當怕孟麗絲聽到，忙蹴一下金長素道：「道長，拿點水來給孟姑娘喝吧！」風雷眞人阻止道：「使不得，這種劇毒忌喝水太多，寧讓她渴一下。」孟麗絲像沒有聽見一般，把頭轉動幾遍，似是十分辛苦，一會兒又閉目昏去。

亞密當急得雙手搓動，繞室亂轉，忽然道：「兩位道長守着孟姑娘，不要給人看到，在下到北高峰一趟，天明之前定會回來。」金長素知他要找崆峒道士一拚，便道：「賢姪行動還須小心，梟夷子本領不弱，萬一大家翻了臉，那時解藥更難到手。」亞密當含怒道：「要向妖道討解藥，無異與虎謀皮，在下這番奉了皇上聖旨到來，孟姑娘若有三長兩短，教在下如何回去覆旨，我若找到了紅瘤，如果他不允把解藥拿出，定不干休！」他一撫黃龍劍鞘，飛身上瓦，一陣衣帶風離開了風雷觀。

亞密當去後，金長素沉吟着道：「他這番前去，紅瘤看在他的面上，怕會把解藥拿出未定。」風雷眞人搖首道：「我看未必，崆峒道士名義上効力滿淸，却受封不受管，他們若是畏懼亞密當，昨宵



便不會施出毒手來了。」金長素又道：「亞密當如今還是効忠雍正，淸宮之內，只有他還存着一點武林正氣，實在可惜。」眞人答道：「他是滿洲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說服他的。」

說話之間，屋上輕輕一響，如微風吹送殘葉，只有內行人才聽得出。眞人驚起道：「誰個來了！這不會是亞密當。」他一手把風雷劍掣出，凝神靜聽。就在這時，一度光影從半空彎落，疾如流矢，金長素叫出一聲「有暗器！」展開袍袖一吸，那光影就如乳燕投懷，一霎兒給老道的掌風攝進袖子裡，風雷眞人障在榻前，保護着孟麗絲，聽到外間衣帶風一忽兒消逝，才舒了一口氣，說道：「奇了，來的是個女子的氣息。」金長素沒答，從袖子裡一掏，却是一枚螺旋飛劍，薄如柳葉，長不及掌，製作得十分精巧。二人一看，一齊楞住，原來螺旋劍的斷風飄帶縛着一小包東西，拿黃綾絹裹着，包上用炭枝寫了「解藥」二字。

老道二人又驚又喜，驚的不知來的女子是誰，喜的是孟麗絲有救。風雷眞人道：「這飛劍是崑崙派的絕技，別派打造的射出時不會走螺旋線，看來是崑崙派高手來了。」金長素拿着黃綾小包沉吟道：「這不會是紅瘤妖道的詭計吧？我們要試試包裡的藥有沒有毒。」眞人道：「這事容易，我們試過之後，快把孟姑娘救醒要緊。」

眞人從室裡拿出一具鑲銀的椰碗子，盛了淸水，解開黃綾小包，傾下藥粉，又拔出髮上象牙簪子將藥拌勻，說道：「如果藥裡有毒，椰碗子便會爆裂，象牙簪也變作黑色，看來不會有毒了。」金長素把簪放進舌上，先嘗一嘗，然後扶起孟麗絲，讓眞人把碗子的藥灌進她的喉裡。

過了片刻，孟麗絲肚裡嘰嚕一響，喉裡吐出一股黑水，眞人忙把她扶起。只見她微睜雙目，二人

喜的叫出一聲「孟姑娘，你沒事了！」孟麗絲這時漸覺丹田一股清涼之氣，透到全身，血液流行，神氣一爽，她望着二人，想到剛才中了紅瘤陰風劍暗算。過了片刻，她的精神已經回復過來，忙問二人道：「亞密當那裡去？」眞人答道：「姑娘精神初復，不要多問，亞密當就要回來了。」孟麗絲手足一伸，翻身躍起，看到天龍劍放在一旁，一手抓回揷在腰間，對二人道：「我要找妖道算帳去！」風雷眞人向來曉到她的性子，當下把亞密當怎樣把她救起，後來金長素和亞密當下山討解藥，紅瘤避不見面，剛才怎樣飛劍傳來解藥的經過，對孟麗絲說了一遍。

孟麗絲驚疑不定，暗想：「難道這送藥的人是長纓這小子，只有他才會把紅瘤的解藥弄到。」她細看那一口飛劍，果然是崑崙派之物，但又想到眞人說來的是個女子，黑夜之中老道可能把嗅覺弄錯未定。回頭對二人道：「兩位前輩也走一遭吧。」

三人偬偬到了北高峰，旭日初出，遠遠看見亞密當飛身趕來，孟麗絲迎上前道：「領班，我沒事了，前夜多感相救之德。」亞密當神色緊張，看見孟麗絲，一時楞住，他手裡也拿着一小包東西。風雷眞人把剛才經過約畧說出。亞密當道：「紅瘤作法自斃，給人困在雪窟裡，中了自已劍子的毒，這是從他懷裡搜出的解藥呢。」大家也感到奇詫，忙走前察視。洞口的石已給亞密當移開，紅瘤躺身洞口，面部腫漲，十分難看，他一雙眼目已盲，痛的暈去。石塊上還揷着一口利劍，沒進半寸，正是紅瘤的陰風劍。

風雷眞人道：「昨夜定有武林高手來了，紅瘤中了自已陰風劍的毒，給困在洞裡，讓孟姑娘到來處置他。」金長素點點頭，接下去道：「那送解藥來的，怕就是一個人吧。」孟麗絲靈機一觸，心裡



知道這個不會是司馬長纓，她猜中已是八九，只是當着各人面前，不好道出。又念到雍正將來的命運，心裡一陣難過。亞密當見她仰首沉思，立刻把黃龍劍拔出，說道：「姑娘不要遲疑，那妖道死有餘辜，讓在下一劍兩段，把他送到鄷都地府去。」飛身縱起，長劍一盪，對着紅瘤項上剁去。

孟麗絲纖腰一動，風一般阻在面前，玉臂一擰，輕輕把亞密當的手肘牽着，說道：「領班不可造次！乘人之危，不是武林人所應爲，紅瘤妖道雖然罪無可逭，但皇上正在聘他們入京，不如給他們一條自新之路。」亞密當愕然道：「孟姑娘，這個無惡不作的妖道，姑娘險些兒遭到他的毒手，如何饒得！」孟麗絲道：「領班不要和他一般見識，我們今天殺了紅瘤，崆峒派道士不明底細，會說我們暗算了他，我不想種下這段樑子，讓武林人說我孟麗絲沒度量，領班還是依我的主意，饒了他吧。」風雷眞人和金長素也在旁相勸，因爲大家都敬重孟麗絲，亞密當只得揷劍回鞘，默默不言。孟麗絲望着金長素道：「金道長，這人情留待你幹去吧。」金長素會意，接過解藥，把紅瘤背下山去。

紅瘤甦醒過來，還是昏昏沉沉，眼前一片漆黑，以爲還躲在洞裡，伸手一摸，才知自已躺身雪地上，心裡奇怪。身旁有聲道：「道兄醒來了。」他不禁愕然道：「說話的是那一位？如今還是黑夜嗎？」那人應道：「貧道是金長素哩，道兄幸而遇見了我，剛才拿出你懷中的藥把你救醒，如今已是中午了。」紅瘤沒有道謝，只是揉着雙目，舉頭四顧，忽然哭起上來道：「我一雙目盲了，再看不見東西。」金長素道：「貧道不知你出了什麼事，這番我來天山訪風雷眞人，無意中看到雪上足印，發現你被困洞中，才把你救出。」紅瘤哭了一會，精神髣髴，又道：「我師兄鳧夷子在那裡？金道長，求你把我帶到山下喇嘛廟去吧。」

金長素攙着紅瘤，覓路下山，走了一程，前面來了一人，正是梟夷子。他昨夜滾下山麓，暈了大半天，如今一拐一拐地走着，遠遠望見金長素扶着紅瘤，梟夷子往日和金長素相識，忙的迎將上前，看到紅瘤的樣子，一陣心酸。金長素道：「道兄來得正好，貧道還有事要幹的。」立刻作禮道別，梟夷子心裡後悔，和紅瘤回到喇嘛廟，也不暇等候洪英回來，二人換過衣服，狼狽逃離天山。這一趟是崆峒派初番受辱，誤會亞密當暗中和他們作對，將來進了清宮，又在興波作浪，且按下慢表。

亞密當隨孟麗絲回到風雷觀，問孟麗絲今後行踪。孟麗絲道：「我還要到西北一會神尼沙哈洛，一年之後，是我師傅紅衣女俠死後十年祭，那時有許多武林朋友到來，開啓石室，給我師傅遺體下葬，領班如有機緣，希望前來一會，但不要對任何人說出。」亞密當知道孟麗絲心在武林，已無意再回清宮，就算懇求，料也無法打動她的決心。於是偬偬告別，孟麗絲和風雷眞人送到半山，重申前言道：「領班此去，望你忠心爲主，雍正雖然殘暴，究是應運而生，你是滿洲人，今後要保護皇上，別給武林人傷害了他。」亞密當唯唯應諾，一揖而別。

當他走了一程，背後忽有人喊他，却是金長素。亞密當詫道：「道長不是把紅瘤撵出天山嗎？怎會到來。」金長素道：「貧道任務已完，這番特趕來一見賢姪。」亞密當問道：「道長有何見敎？」金長素答道：「貧道聽見賢姪奉旨訪尋孟王妃，知道必來天山，所以趕來了却一宗公案。」亞密當訝道：「在下和道長之間，有什麼未了的公案？道長在風雷觀時，爲什麼不說呢？」金長素道：「孟姑娘爲了武林地位，忍痛離開清宮，貧道知她對雍正還是一片深情，所以當着她的面前，不好說出口。」亞密當有點不悅道：「道長是何意思？若想游說在下背叛清主，還是請你勿言。」



金長素道：「賢姪不必疑心，貧道這番和蒙古商旅一起到來，山下拴着馬匹，我們一邊行一邊說好嗎？」亞密當想起了昔日在烏吉密嶺學技時金長素和自已師傅葉赫布揚古是武林至交，後來清主派了大喇嘛巴里宗到來，也是金長素同行。他對金長素道：「我師傅當日不是道長親身前往相請，他老人家不會出山，後來便不至送了性命。」金長素漫聲應道：「生死有命，賢姪還記什麼，貧道如今問你一句，你一生最崇仰的是誰？」亞密當道：「自然是我的師傅，除他以外，還有兩個人，都令我深心佩服。」金長素問道：「他們是誰，賢姪能否相告？」亞密當答道：「這兩個都不是男子漢，前輩不是外人，老實告訴你，三音神尼和孟小姐，這兩位眞是世間奇女，她們所作所爲，都使在下敬仰。」金長素道：「原來你對三音神尼也都佩服，她是清主的對頭兒呢。」亞密當道：「這是另一回事，我對皇上効忠，對神尼敬仰，完全是兩件事，不能混在一起。」

他們找到了馬匹，離開天山，抵達拜城，路上不時有行帳招待客商，亞密當漸覺得金長素是個道力高深的人，內心忠厚，怪不得自已師傅和他成了莫逆之交。一天，金長素問道：「賢姪只知道你師傅不是給三音神尼所害，却未知你師傅爲什麼要下山。」亞密當道：「他不是受了清主之聘，隨使者入京嗎？」金長素道：「賢姪猜差了，他是特意下山見你的。」亞密當道：「他老人家就算想見我一面，也無非命我隨同晉京便了。」金長素一表嚴肅的道：「賢姪，枉你師傅一生敎導，連他的本性也不曉，他們葉赫族和愛新覺羅氏族是世仇，怎會下山相助，貧道今天到來，就是要把葉赫的遺言傳給你知道，讓你省悟一下。」

亞密當心裡一特，暗想金長素是個誠實的人，他的說話大概不會假，於是改容問道：「我師傅有

什麽遺言？敢煩直告。」金長素便把當日自已上到烏吉密嶺時，布揚古所說的一番話，對亞密當細說一遍。又道：「他就是怕你受了使者的甘言誘惑，所以下山見你一面，暗地叫你不要効力淸室。」亞密當半信半疑，想起布揚古臨終時的話，不禁問道：「當日我師傅彌留，囑咐我要到淸宮去的。」金長素道：「你師傅斷不會這樣說的，他或者說不淸楚，你誤會了他的意思。」亞密當腦子裡一時現出布揚古絕氣時一剎那的情景，想起當日面色果然有點不對勁，這時對金長素的話，愈想愈覺得有道理。

他對金長素道：「這番多蒙道長提點，不過現時皇上對我十分寵信，我是滿洲人，應該爲國効力，何況孟姑娘把皇上的安危見託，我今無論如何，已不能離開了皇上，我師傅地下有知，也會原諒我的處境呢。」金長素知他是個忠肝赤胆的人，當下歎了一聲，默默無言。到了吐魯番，老道便向亞密當作別，又道：「雍正是個虎狼之主，賢姪這番和崆峒道士已有芥蒂，將來他們受聘入宮，須提防妖道的暗算。」亞密當謝過他的關懷，兩騎立刻分道，各走一方去了。正是：

**舌燦蓮花　　無濟於事**



# 第二十四回．密勒池長纓會佛光

### 幻形劍高僧試門徒　雪蜻蜓小俠御秘命

且說司馬長纓那晚追踪聖嬰佛光，走了大半夜，終給佛光展出「凌風夜行」的密宗輕功本領，把長纓拋在後頭，瞬已去遠。長纓已追得渾身無力，靴底也破裂了，再走不得。這時紅日升高，一看遠處有一條河流的影子，附近屹立着一所寺院，才知一夜之間，已走了幾百里，這河流大概是有名的塔里穆河了。

他一步步地走出山谷，心想：「我和她隔別不過五年，誰想已是長得亭亭玉立，還記當年和她扮作小沙彌，到嵩山少林寺去，路上她總是和我鬥氣，有時拂逆了她的意思，便整天不瞅不睬，担子也不挑；但她喜歡時却嬲着我和她說笑，這種時冷時熱的性子，到如今是否已經改變了呢？」想念間，腦子裡現出佛光臨別時的景况：那夜灘頭暗泣，吐露心衷，要自已永遠不要和別個女孩子要好，才知到她是個多情的女子。

他不知不覺間已走到寺院之前，抬頭一看，這是一間回教的大寺，白塔巍峨，石階排列，長纓入內參拜了眞神，早有長老過來迎進客室。回族聖哲主張一手持經一手拿劍的，他們見長纓是個劍客裝束，連忙設食招待。長纓着實飢了，飽餐一頓，向阿闍們打聽早上有無女子路過此地。阿闍回說：今天他是第一個客人，目下河水淺涸，如有人渡河，寺院的人當可看到的。又告訴長纓過了河便是大沙

漠，沒有駱駝是走不過的。

長纓拿出銀子，請寺裡修士替他備辦代步牲口。長老問他何往？長纓道：「弟子聽說西域有密勒池聖地，打算到那裡參謁，未知長老能否指示去處。」長老瞠目答道：「我們從未聽過這地名，就是有這去處時，當在千里之外了。」長纓心急追踪佛光，忽忽告別，長老忽道：「客人此去穿過大沙漠，如走的是和闐河岸，或者碰見到我們回族裡的一位先知，他在沙漠上苦修已七十年，是個無所不知的聖哲，客人不妨把心裡疑難的事求他解答，先知鑒你誠心，會給你指示的。」長纓拜謝出門，騎上大駱駝，渡河前去。

司馬長纓在崑崙山五年，對這一帶地理自是瞭如指掌，越過大戈壁，南行便是崑崙山脉。這大戈壁沙漠又稱塔里穆沙漠，爲古代內陸海，乾涸後成爲沙漠，面積幾乎等於廣東一省，大部草木不生，還幸和闐河從北流入，直貫西部，因此沙漠行旅多數沿河岸走過大戈壁。

司馬長纓走了幾天，已進入大戈壁的中心地帶，只見黃沙漠漠，一望無涯，西部微有崗陵的陰影，那裡就是沙漠上的城市「阿里巴什」，行旅來到這裡才有糧食補充。正走間，大風刮起，坐下駱駝咩咩叫起，向逆風處直奔，長纓把氈子蒙了頭，伏在駝背上，任牠奔跑。約過一個時辰，那頭善良的牲口已緩緩走着，知道脫出風沙漩渦，一看面前盡是花崗石巖，隨地勢起伏，地上幼砂起了縐紋，看去猶如水面起了微波。長纓解下水囊，喝了些清水，眼簾觸處，花崗巖下坐了一人，他不禁一愕。那人像一塊石頭，久久不動，走近看時，果然是尊石像，有點像印度的石刻，上身全袒，彫刻得維妙維肖，肚臍以下，已埋沒沙礫中。長纓初時還以爲它是個人，拿起鞭子輕輕一敲，橐橐發聲，灰質紛



紛落下，才想到這石人不會是個有生命的物體。

當他爬上駱駝走了幾步，背後似乎有人在處吁氣，回首一望，那石像已經側了半邊身子，把頭望過來，長纓不禁一驚，暗念那石像受了日月精華，日久可能有了靈氣未定。再走幾步，忽聽有人在後喊了一聲：「施給我一點水！」原來石像已伸出一雙手，作懇求的樣子對着他。長纓躍身落地，壯着胆子走前去看個究竟。這番才分辨出石像是個人，他的面皮鬚髮全給沙塵舖上，結成一起，經過風化，就如塗上一層石膠，因此剛才無法看出他是個人。這時老人張開雙目，烱烱有神，下邊身子還藏在沙礫之下。

長纓記起清眞大寺長老說過：沙漠之中，他們回族一位先知在處苦修了七十年。心想難道就是這個將變成石頭的老者，於是問道：「老丈就是回教的聖人嗎，爲何自苦如此？」一面拿水壺進上。老者接過水囊，只吸了一口，還給長纓道：「這一口水我可以活上一年了，我輩苦修的人，要畢生在此悟澈宇宙奧妙，人生眞諦，非汝等能够想像得到的。」長纓也聽過佛教裡有許多苦修的行者，常常枯坐深山之中，這回教先知怕就是修持苦行的人，不禁起了崇敬之心，上前拜懇道：「小子此番幸遇聖人，如黑夜得到明燈引路，還求指示西域聖地密勒池位在何方，如何可以到達？」那老者像沒有聽見一般，長纓跪下苦苦懇求，才開目道：「老漢感你至誠，姑且給你一些指點，不過迦葉尊者定會說老漢多事，你附耳過來。」長纓移身貼近，那聖哲敎他出了唐古拉山口，向北直行，沿途經過的湖泊，到了第十八個時，便在周圍三十里之內徘徊，憑他一點苦心，或有希望。

長纓緊記心頭，別了老者，回頭看時，那先知仍是石像一般坐着，不禁感歎。他這番追踪佛光，

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找不到時，就是踏遍了前後藏，也要探出她的行踪。俗語說：「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有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只要抱着百折不撓的精神，不達目的不休，那就終有成功之一日。司馬長纓和佛光昔日耳鬢廝磨，雖無世俗的山盟海誓，但兩人早已靈犀一點，暗裡相通，前些時驀地相逢，竟成陌路，少年人怎能壓抑得心頭之火。至於他這番依着回教先知的指示，能否尋得西天密勒池的所在，不久自有分曉。

如今且說蒙古聖嬰佛光，她是密勒池密宗上院裡三個門弟子之一，自從拜在玄空三藏門下，苦練密宗劍法，旁及精神練功，忽忽已是五年。她得自優秀的先天孕育，父親是太極名門高手王春明，母親是眞如大喇嘛衣砵眞傳的三音神尼沙哈洛，兩個都是武林裡頂尖兒的人物。佛光幾歲大開始練武，未上密勒池之前，已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智慧又是超人一等，短短的五個年頭，她已經從玄空三藏日夕傳習之下，練得密勒池無上劍法，只看她初次下山，在三幾回合裡便把兩個崆峒派的一流高手打得落花流水，可知她的造詣已比得上任何一個卓絕的高手。上次她離開密勒池，是奉了師傅玄空之命，要她接掌蒙古佛教領導者的地位。

書中補叙：當日三音神尼誤中紅衣喇嘛的飛天網，雍正派亞密當拿血滴子把她殺害滅屍，得紫陽道長入獄相救，亞密當暗把赤眉道人殺了，作了神尼的替身。雍正一時被瞞過了，即日命八旗精兵入駐蒙古，乘機把大清版圖擴大。但神尼早就料到雍正有此一着，她日夜兼程回到蒙古，召集三音大廟數千喇嘛修士前來，暗囑不要將她生存的消息洩露，讓雍正以爲她眞的死了。

她吩咐一番，便帶了女徒佛明和幾個上座修士離開三音池，到阿苔山遁跡去了。清兵入駐了中部



蒙古，把三音大廟和各地梵宇的僧人編了冊籍，作了大淸順民。蒙古是崇敬佛教的國度，僧侶就是統治地方的威權，往日三音神尼繼承眞如大喇嘛的衣砵，蒙古人民奉她爲「陽光之神」，作她是天上女菩薩下凡，崇拜的偶像。自從清兵入駐，蒙古人民處在異族鐵蹄之下，奴役抽剝，傳說神尼已被滿清所害，更加日夕祈求，早日把聖嬰找回來，繼承着他們傳統的地位。

佛教俗習，一代活佛圓寂，死前留下種種託生象徵，讓死後他的幾位弟子遠赴各方找尋。說也奇怪，那幾位弟子終會依他遺言發現到相符的徵兆，找到剛出生的嬰兒，叫作聖嬰，也就是下一代的承繼者。蒙古習俗雖不盡同，但人民的眼光裡，對他們崇拜者的繼承，作爲一件大事。昔日佛光是三音大廟的聖嬰，蒙古人都已作她是下一代的女菩薩，如今給清兵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便要把佛光迎回來，作他們心靈上的一種安慰。

沙哈洛知道了蒙古人期望着聖嬰回去，暗念雍正一天在位，自己便不能露臉，佛光也上了密勒池，不能夠回來接掌三音大廟。思量無計，記起昔日玄空三藏留給她一個帖子，寫着密宗咒語，必要時把帖裡眞言念動，便可和密勒池上高僧在靈神境界裡接觸（故事見龍虎恩仇記第十六回）。於是凈心打坐，靈神貫通，密勒池上玄空三藏便遣佛光下山一行。三音神尼也派人暗傳消息，說聖嬰在某日某時，在天山下現跡，着族裡有道高僧和善信商人，到時前往迎接。因此，那天亞密當在天山脚下，看到黃帳裡的女修士，蒙古人爭相膜拜，就是這一回事了。

佛光到密勒池修持之後，玄空給她改了法號叫作「慧塵」，別名「雪山蓮」。當時佛光問道：「師傅在上，弟子要這麽多的名字，有何用處？」玄空道：「密宗弟子有時會出現江湖裡行俠仗義，所

以要用個別名。」玄空為要使這孩子明白自己的來歷，於是說出她實是王春明的女兒，又說她的母親沙哈洛因為忠於蒙古人民，不願離開他們，所以不能和她的生父結合。佛光聽了，才知道往日作她如心肝寶貝一般的王叔叔，原來是自己爹爹，不禁掉下幾點眼淚來。從此心裡深深印着一個復仇的志願，學技之心更切，只是礙着師傅面前，不敢吐露心事。

這次玄空遣她下山，行前叮囑她見了大隊蒙古人之後，便要回來，路上不許多管閒事。佛光唯唯遵命，拜過各位三藏高僧，離開密勒池。但佛光是個嫉惡如仇，和愛打不平的女孩子，那時適值崆峒派道士來天山找孟麗絲算帳，給她撞上了，如何能夠不管。不過她懍於密勒池第一條戒律，不能殺人，所以才是手下留情，沒有把紅瘤二人殺掉。其實玄空三藏預知她要和崆峒派種下一段仇根，同時也會遇到司馬長纓，只是不向她言明，暗看她對密勒池戒律，能否堅持得住。

佛光果然不忍眼看孟麗絲喪命陰風劍之下，終於暗投解藥，後來又遇到司馬長纓，她捺着內心情緒的衝動，不理司馬長纓哀懇，趕返密勒池去。玄空三藏派了明月清風兩個侍者，到唐古拉山口接她。因為密勒池在雪山之巔，終日雲封，歷代弟子修持期限未滿，就算偷走下山，也無法再覓路回來。佛光隨清風明月上到密勒池，便向玄空三藏稟述下山的經過。玄空問道：「我吩咐你下山休管閒事，為何却和崆峒道士為難？」佛光知道瞞不過師傅，連忙跪下回道：「師尊聽稟，崆峒道士要把法都瑪前輩遺體保留的石室拆毀，徒兒才給他們一點懲戒便了。」玄空道：「這樣還是不該，從今天起，罰你每天念誦戒律五百遍，日裡到池邊看管白鵝兒。」佛光連聲應諾。

一過半月，佛光每天和幾個同門師兄們練過日常功課，便在山上趕鵝兒，這些白鵝是吃素的，飼



的只是蓮實和水荇。一天，她在綠草坪躺着，靜看天上白雲，悠悠飄過。山前走來二個人，是她的師哥巴哈那和卓丹。看官們想還記得，當日密勒池選拔大勇、大慈、大智的三個弟子，巴哈那拜了了空三藏，卓丹拜了法空，佛光拜了玄空。三人中佛光年紀最少，因此稱二人作師哥。

只聽卓丹道：「這人眞是可憐，他不知是迷了路抑或要來密勒池修練，總是在處盤桓不走。」巴哈那道：「我看見他在山下走動，已有幾天了，初時還以為他是山下的獵戶呢。」卓丹道：「不會是打獵的，這人佩着一口劍，陽光映着，射出縷縷金光，我初時就給那光影閃動，發現他站在山下，看來他佩的是一口好劍呢。」佛光聽了，心裡當堂一特，迎上前叫聲兩位師哥，你們在處討論些什麼？卓丹答道：「師妹，我們這幾天發現山下來了一個少年人，徘徊不去，看他行動有點古怪，所以談論起來便了。」佛光道：「原來如此，師哥帶我看看好嗎？」巴哈那和卓丹答應一聲，領她走到崖頂，向下眺望。只見一片雲海，把密勒池的高峰籠罩着，有時浮雲飛散，一霎間露出空隙，俯視山麓，就如一幅山水畫圖，恰似現代乘航空機在二萬尺高空下視一般，山河如帶，人物比螞蟻還要小，只有他們練過武功的人，才可以運起千里透視的功夫，分辨出人物的輪廓。佛光運目力望去，只見一個少年人在山下走動，身畔閃出一絲絲光影，不覺驚呼一聲：「啊呀！原來是他！」她已看出這人是司馬長纓，一時心頭卜卜地跳動。一會白雲又把空隙掩沒，再看不到了。她仍然呆着不動，猜不出長纓有什麼本領，竟然能夠跟踪來到密勒池。巴哈那和卓丹見她突然一叫，一齊問道：「師妹，這人你認得的嗎？」佛光連忙定了神色，應道：「我那會認識，剛才不過笑他太傻便了。」

瞬又過了十天，山下的人還是每天出現，有時在東，有時走到北，總是在山麓數十里之內流連不

去，巴哈那、卓丹二人，總是拿這事來談論，他們說：「怪不得慧塵師妹說這人太傻，看他獃頭獃腦的日夕站在山下，究竟是等候什麼的？」他們一邊談論，一邊看到佛光近來的態度來得有異，她每天總爬到峰頂眺望幾次，有時白雲不散，她便呆立着等候，他們暗地覺得奇怪。

佛光雖然在天山時不顧司馬長纓，悄然便行，心裡却十分難過，如今看到長纓萬里相尋，流連半月不去，她每夜睡下，心亂如麻，好幾次想下山見他，但第二天起來，照常背誦密宗戒律，立刻悚然警惕，念到當日聖母送自己來密勒池受戒，怎樣囑咐自己，又似冷水澆背一般，覺得無論如何，不能違師逆母，破了戒律，只得極力把長纓的影子丟開，不再想下去。可是一出了密宗上院，眼前觸及雲山一片，思潮又是起伏不定，雙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崖邊，找尋嶺下的影子，心裡又如小鹿亂撞，無法遏制，既感長纓的痴情，又憐他守在山下，餐風露宿，背地裡常常掉下幾點眼淚，思凡之念，油然而生。

她的舉動已瞞不過兩位師哥，又過幾天，佛光已是精神髣髴，和往日的安詳文靜截然不同。卓丹是個慈悲心腸的人，暗對巴哈那道：「大師哥，我看慧塵師妹近來隱藏着一宗心事，似遇到非常的困厄，那流連山下不去的少年，我看和師妹定有關係的。」巴哈那答道：「師弟不說，我也有這感覺了，我們同門學技，情如骨肉，有什麼不可明言的，我們試把話兒逗她吐露心事，看我們有沒有能力相助。」二人說好了，立即找着佛光，巴哈那故意唬佛光道：「師妹，三師叔命我今晚下山去呢。」佛光忙問下山幹什麼？巴哈那道：「三師叔說山下那小子，是個擾亂密勒池寧靜的人，要我乘夜抓着他，禁制了他的神經穴道，使他一輩子失去了記憶，永遠不會再來此地窺看秘密。」佛光又是「啊



呀」一聲，回問眞的有這等事嗎？卓丹在旁道：「大師哥騙你幹麽，我看這人怕是皇帝派來的血滴子，要打探這裡從來未給外人曉到的秘密。」

若在平時，佛光不會如此容易受哄的，但此際已是心亂如麻，怎禁得兩位師哥在處一唱一和，一時眞情畢露。她拉着巴哈那手臂道：「師哥攆他走就是了，千萬不要傷害他的身體！」卓丹道：「你爲什麼這樣着急？三師叔之命，巴哈那師哥怎敢不依。」佛光道：「不瞞兩位師哥，這少年人實在是來找我的。」二人故作驚道：「師妹爲什麼不早說？」佛光面上一陣紅，欲言又止。卓丹便道：「我二人早就看出師妹有難言之隱了，適才不過出言相試，請師妹見諒，俗語說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情如手足，師妹有什麼心事，何妨說給我二人知道。」

佛光經不起二人相勸，於是把昔日和司馬長纓怎樣要好，這番下山相逢，自己怎樣拋下他不理，才會跟踪到來，一一對二人說出。卓丹聽了善念又起，說道：「師妹不要愁，讓我向三師叔請求，懇他老人家答允准我下山，把你的朋友接來和師妹見面。」佛光正想回答，說這樣使不得。巴哈那已攘臂道：「你這樣幹，三師叔未必答允，不如由我偸下山去，把這位朋友帶來見師妹。」巴哈那可說得見義勇爲，但卓丹心地善良，却道：「大師哥只管去幹，將來你師傅責罰，就由我担當罪名好了。」他爭着要認是他幹的，巴哈那却不肯使他代人任過。當下你一言我一語，爭論起來。佛光勸着二人道：「兩位師哥的好意，眞使我十分感動，但爲着我的事，不能够要你們受責，如今我想得一法，不用偸下山去便可幹得。」巴哈那忙問是什麽好法兒？佛光道：「我們練過的一手穿雲劍法，乘風打出，百發百中，何不利用它傳遞信息，讓司馬兄自己覓路到來。」巴哈那搖首道：「不得不得，昔日

我在附近行獵，各個嶺頭都走遍了，從未知道白雲高處，還有此洞天福地，這樣司馬兄又怎能自已覓路上來呢。」三人正在議論紛紛，忽然一聽欠坎，人影出現，衣袂飄飄，正是玄空三藏，三人嚇得趕忙住口。玄空沉聲道：「你們貪玩不知時刻，連練功的時間也忘却了。」三人一看日影，才知已到了日常做課的時刻，急忙回到池畔的白玉階，開始睡前的練習。

這一晚，佛光輾轉不能成寐，天交子刻，窗外有人輕咳一聲，暗敲窗門。她起來隔窗一看，卓丹站在外邊，向她招手。忙的披衣竄出，卓丹在她耳邊道：「不好呢，大師哥偷下山去了。」佛光嚇的一跳，忙問為什麼不勸止？卓丹道：「大師哥定要下去把司馬兄帶回來，我勸阻不得，才跑來告訴你的。」佛光暗說不好！問道：「他怎能認路歸來呢？」卓丹答道：「大師哥這番却很機智，他帶了兩頭鴿兒作回來時的引導呢。」

二人連縱帶竄，來到崖邊，一看山色明淨，浮雲盡散，半山一點影子，直向山下跑去，認得是巴哈那。佛光道：「大師哥為了我的事，甘冒着違犯戒律的罪名，我如何能夠讓他受責。」說了展起密宗「千里鴻毛」的黑夜透視本領，放眼四望。這種透視全憑運用精神功，纖毫看出，她的目光搜遍山下，看不出司馬長纓的影子。口裡道：「大師哥怕找司馬兄不到呢。」卓丹道：「你的朋友怕在林子裡睡覺未定……」怎知說還未罷，佛光已全身拔起，叫道：「二師哥看着，讓我把大師哥追返來！」一點影子，如飛縱下雲端。

卓丹一想：「他二人走下山去，橫豎已犯了戒條，我何不追前去幫大師兄一臂，把那姓司馬的帶上山來，就算師叔責罵，那就由我一人承當好了。」立刻展起鵬鳥摶鳳的身形，一縱下了山崖。



黑夜裡三條影子，一先一後地離開這座仙山，他們各展本門輕功，也要半個時辰才下到半山。這處一條山脊，兩邊密林，就是日裡望見司馬長纓徘徊之處。當卓丹隨後趕到時，便見巴哈那和佛光在處爭論着。巴哈那道：「師妹要我回去，難道你眞的不理人家萬里相尋嗎？」佛光心中交戰，一時無語。卓丹上前道：「我們三人都已下來，時候不早，快點找着司馬兄吧。」

大家找到林子裡，瞥見樹上躺着一人，呼呼的睡着。巴哈那道：「原來這位朋友躲在這裡，怪不得剛才找不到他。」佛光走到樹下喊道：「長纓兄，你看看我是誰！」那人在樹上應了一聲，一陣風落下，衣袂飄飄，看來有點不對。三人定睛看時，嚇得魂飛魄散，這個落下來的並非司馬長纓，而是佛光的師傅玄空三藏。當下三人驚的一齊跪下。玄空道：「你們胆子忒大，看看這裡是什麼地方！」

三人抬頭一望，才知自己並未下山半步，這處還是密勒池畔的紫竹林，一時驚得目定口呆。玄空三藏面色一沉道：「你三人都隨我來！」大家知道這番難免受責，起來跟在玄空身後。卓丹顫聲道：「三師叔聽稟，這次不關師哥和師妹的事……」未曾說下去，玄空已叱道：「誰教你分辯，還不住口！」卓丹不敢再說，一直入到密宗上院戒律堂前，三人一起跪下。玄空道：「你們平日熟讀戒律，自然知道所犯何事，姑念初犯，罪名還輕，快些跪在祖師座前，求一枚懲責籤，看祖師怎樣把你三人處罰。」

玄空三藏說的懲責籤，就是最輕的刑罰。巴哈那當下代表三人，捧出一個像是籤筒般的東西，筒裡揷了好些竹籤，三人跪下向歷代掌院稟告，乞賜應得的懲罰。跟着由巴哈那摩了一枚竹籤，大家一看，却是「穿鐵鞋十天」，暗暗舒了一口氣。玄空三藏帶他們來到刑堂，取出三對鐵鞋，看去比尋常

的靴子大幾倍，三人雙足穿上，試一走動，竟然舉步不得，好容易才移得半尺，估不到這鐵鞋竟是如此沉重。玄空臨行道：「三天之後，才准你們走出這刑堂。」三人連忙俯身應諾。

玄空走後，三人都不敢稍出怨言，只念着司馬長纓如何下落。佛光黯然道：「長纓兄怕給師傅攆走了。」卓丹道：「攆了還好，只怕抓起來治罪。」大家一面說，試拖着鐵鞋走動，初時要蹲下身子，把鐵鞋一步步推動，才能走得。那鐵鞋套上之後，沒法脫出，要等十天期屆，才由玄空取鑰打開。這一天，三人足下猶如墜上千觔，行走非常吃力。

他們都是練過青藏派柔門內功的人，穿上鐵鞋走了三天，已懂得如何使勁，漸漸能够舉步前進，和第一天的吃力完全不同了。卓丹道：「三師叔有說，三天後就准我們到外面去，計來今天可以走出刑堂外了。」他們都是大孩子，困了幾天已有點悶。大家拖着鐵鞋，蹣跚出到門外，一看池邊白玉砌上，有人在處練劍，玄空三藏站在一旁觀看。那使劍的人身子頎長，不像淸風明月二人，但見劍風拂面，光影上下奔騰，只看到一個人影。

巴哈那卓丹二人，也在暗地納罕，猜不出使劍的是誰。佛光看那人使的劍法，出手依稀在目，猛然省起這是司馬長纓的劍路，前些時在天山交手，已是暗記心頭。一時心裡又驚又喜，幾乎叫出一聲：「長纓哥哥！」耳畔突來了呼的一响，一縷金光冲起，那人的劍脫手飛出，直衝霄漢，一霎間，使劍的人隨劍拔起，半空一個跟斗把劍接回，站到地上。這一勢是達摩劍裡的「廣寒折桂」，要有超綽的輕縱功夫，才能使得出色。

那人插劍回鞘，向玄空鞠躬之後，轉身過來，正是司馬長纓。



玄空三藏今天面色和藹，對佛光道：「慧塵，你的義兄來了，還不上前見禮！」佛光喜上心頭，忘了脚下穿着鐵鞋，飛身上前叫一聲：「長纓兄！」以下便說不出，她像有許多說話，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長纓道：「妹子別來無恙，三藏法師昔日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幸得瞻仰聖地，使我畢生難忘。」當下又和巴哈那、卓丹相見。原來司馬長纓昔年隨甘鳳池華山決戰，得一文士救他出險，那文士就是玄空的化身。

月色照在密勒池，一片銀光，白玉砌前，坐了一雙青年男女，那就是司馬長纓佛光二人。只聽佛光道：「長纓哥不要說我忍心，你曉到密勒池戒律嚴謹，看看我足下的鐵鞋，就是爲你而穿上的。」長纓不明所以，經佛光說出這是一種懲罰，長纓不禁笑道：「我應該向你道賀，過了幾天你脫去這雙鞋子，那時輕功又增進了。」佛光想起今天見到他時，忘形地上前相見，走起來和平常一般，比初穿上鐵鞋時的吃力不同了。二人互訴別後景況，長纓把他怎樣定計騙紅瘤相信，打算混進淸宮作內應，訴說一遍。又問佛光何時離開密勒池，到淸宮報仇雪恨？

佛光道：「我未見哥哥面時，還打算終身獻身三寶，永遠做個密勒池弟子，如今見了哥哥，想起我爹昔年受害，巴不得一劍把魔王除掉，替許多被害的武林人報仇。」長纓喜道：「想不到妹子一時如此勇氣，只怕你師傅不許你離開密勒池。」佛光道：「聖母當初送我來此練好武功，原是想我替爹報仇，師傅若不答應時，我便跟你一同走。」長纓道：「妹子不必心急，待我見了三藏法師，代你求情，他本來是個天下一流俠士，定然會贊同的。」說了，握着佛光的手道：「妹子將來報了仇，那時是否跟我在一起？」佛光羞容上面，覺得一股熱從長纓的手掌透到全身，中心有無限的快感。故作含

嗔道：「你還是往日一般，愛說這些討人厭的話兒。」掉開他的手，跑回院裡去了。

長纓留在密勒池，每天把劍法當玄空三藏面前使出，求他指點出手。玄空知他想求得密勒池劍法，便道：「好孩子，不是貧僧珍視本門劍法，須知密勒池練的劍技，要配合着精神感應，和外間劍法迥然不同，斷不能在短短期間使你領悟的，如今你的一手達摩劍秘傳，已能够和天下一流劍客交手了，你的缺點就是氣浮急躁，遇上神氣內斂的人，可能失敗，這一點你須謹記。」長纓唯唯受教。過了幾天，長纓向玄空表達心願，請求帶佛光下山。玄空嘆道：「貧僧早就看到這孩子不是超脫塵俗的人，遲早要打發她回去，不過還須作一次考驗，才能讓她跟你走。」

密勒池上一個早晨，空氣異常的清新，曉霧未散，紅日在東方水平線上湧出，大地霎時光明，從霧影裡透視朝日，就如一個淡黃色的金輪。那時池畔竹林，倒影在水裡，映出兩個人的影子，他們就是玄空三藏和他的徒兒慧塵。今天是玄空考驗佛光的日子，他們走進菁菁的竹林裡。玄空道：「慧塵，你來密勒池學技不過五年，說到本門功夫，你還未到升堂入室，但爲師的已看出你的心事，正像池水起了微波，修道的人塵心一動，便難再修練下去了。爲師的不是不想遣你下山，只怕你離開師門太早，會影响到密勒池的名譽。所以今天要一試你的精神功練到什麼程度，一會你無論見了什麼，都要把你的本領盡量使出來，不要猶疑驚恐。」佛光跪在師傅跟前，一一受教。這個情景，就是三音神尼當日在眞如大喇嘛十年祭時，練功入定，看到佛光跪在一位書生面前，口稱師傅。當日三音神尼靈感所觸，恰應了今日之兆。

當下玄空三藏從袖裡一拉，捧着一口寶劍在手。佛光細看一眼，認得這一柄是青萍劍，先日奉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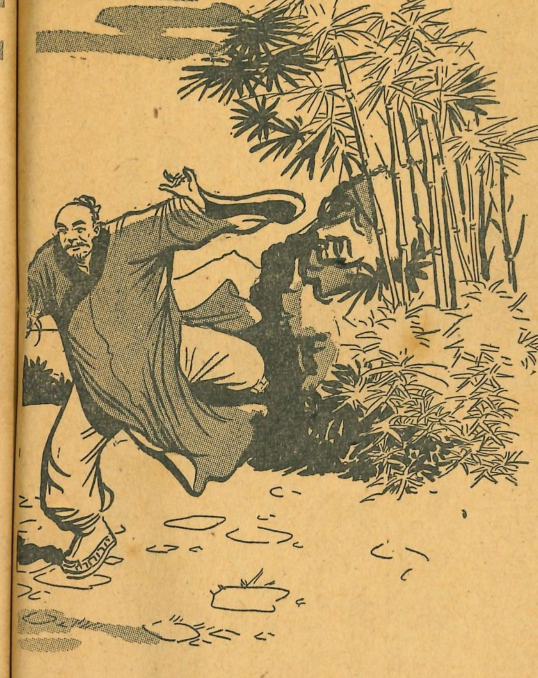


下山時，玄空給她佩用。玄空見她仍然跪着，把劍遞給她道：「徒兒，這劍給你永遠佩用。」佛光歡喜得滴下眼淚來，顫聲道：「師傅對我多好，弟子眞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玄空道：「你把這口劍的來歷說出來！」佛光捧劍在手，答道：「昔日大唐玄奘三藏到了天竺，約了當日幾個異教苦修僧人辯論，這苦修僧人練得上乘精神功，要在辯論時用諸種幻覺懾服玄奘。相距還有百天，伏虎羅漢已探悉異教僧人的詭計，入山殺了一百頭雄獅，取出獅胆煉成此劍，百天之後，青萍劍煉成，獻給玄奘大法師，後來藉此劍之力，降伏諸種幻象，玄奘三藏終說服異教徒歸依，就是此劍的來歷。」玄空點頭道：「不錯，這口名青萍劍，昔日『善知識阿闍黎』掌密宗上院，探出有外道欲來盜取，因此造了同樣的兩口青劍，外表和這青萍劍一樣，只是佩在身上，沒能够懾服邪惡，增強胆力，如今三口劍都放在一起，只有這一口才是眞的青萍劍。」佛光一面聽，想起當日初到密勒池鬥智，剛巧自已猜出所佩的是一柄青萍劍，眞是巧合得很。

玄空命她起來，指着山前一面峭壁道：「慧塵，小心聽着！前面石壁就是『魔劍崖』。許多年前，密勒池潛伏雌雄兩條孽龍，要把山澤盡化深潭，本門第三代掌院把孽龍降伏，鎭在石崖裡面，你看峭壁之上，不是有兩枚水晶石凸出嗎？那就是孽龍的一雙眼目，每隔百年，便須把孽龍的眼刺一下，如今爲師投出飛劍刺牠左目，徒兒跟着拿青萍劍擲到右目去，但須記着，如果一擲不中，孽龍在壁裡活動起來，這石壁立刻爆開，射出兩支毒箭，無論怎樣躲避，箭矢一樣隨影追來，徒兒當心要緊！」（作者按：玄空這一番話，不過是佛法裡的一種抽象的哲理，並不是眞的有孽龍在石壁裡，謹此附註，免誤爲神怪）。

佛光聽了，望着石崖目不稍瞬，玄空一拂衣袖，立刻有一口飛劍射出，颼的直向石崖揷去，不偏不倚，果然貫在左邊石眼上，佛光喊出一聲「師傅好劍！」她自己也技癢起來，拉出青萍劍在手，一縷青光，燦然耀目。她暗把內勁運出，擰身一轉，青萍劍如電掣般奔向石崖，她口裡正待喊一聲「着！」怎知剎那間崖頂一陣怪風吹下，那劍立刻一擺，斜裡揷在右邊石眼之旁。說時遲，只聽轟隆一响，峭壁上裂開一縫，兩枚銀色的箭矢嘶風射出，迎面向她襲來，眞是疾若流星，快如電火。佛光空着雙臂，心裡一忙，斜裡縱避，怎知那箭矢也拐彎追來。佛光不愧是個智慧的人，在這電光火石一觸間，腦子裡立刻澈悟，身形迅速仆倒，一勢「臥冰求鯉」，翻過身來，雙掌迎風一攖，當堂把兩枚銀箭接着。玄空見了哈哈大笑，定睛一看，手裡那有什麼銀箭矢，她抓着的不過是兩根神芒。這種野草產自天山，移植至此，形似禾草，卻堅硬如竹，昔日武林人拿來作暗器使用，也叫作「天山神芒」。





玄空持着一柄丈餘長的劍槊過來。

原來玄空三藏拿精神功試驗佛光，看她領悟到什麼田地。當下又道：「徒兒反應還是太遲，這證明你的心靈受我支配着，在練功上你已算有點成就，可是道力方面還欠一些。」佛光下拜道：「徒兒根基淺薄，那能比得上師傅的無上法力。」玄空頷首道：「徒兒雖未做到感應一致的地步，然而憑你這點功夫，已可和江湖裡奇人怪客週旋了。如今再考驗你的劍法，來來！讓爲師的和你玩上幾手！」佛光有點惶惑道：「徒兒怎敢和師傅合手，求師傅不要比吧。」玄空作色道：「你要下山去嗎？這是你離開師門以前必經的階段，你不必作我是你的師傅，你能否完成藝業下山，都在此一舉！」佛光不敢推辭，向玄空一拜道：「徒兒遵命便是。」

玄空打出一股衣袖風，向石崖上一捲，把青萍劍攝在手裡，交還佛光接着，命她預備接招。囑罷縱身入了竹林，瞬已看不見影子。過了片刻，佛光耳畔有人說道：「慧塵，你預備接招好了！」竹林裡簌簌一响，玄空從林裡衝出，佛光嚇的一跳，她看見師傅玄空手裡擎着一柄丈餘長的劍，明晃晃地槊過來。佛光把青萍劍舉起，不知那裡來了一股力量，使她的胆子壯起來，熱血奔騰，對着刺來的長

劍，像毫無所畏。她本能地把熟練的劍法展出，迎着長劍一擋，一記「雲中取月」，架着上撩。聽到青萍劍摧着，傳來橐的一响。玄空長劍給她搭上驀地一個弧形彎下繞到她的身旁，嚓的戳落。佛光不慌不忙，連隨輕身引起，斜飛一劍「仙人指路」，劍光過處，玄空的長劍已給她攔中劏斷，佛光也揑了一把汗。玄空大笑一聲，把半截長劍拋在地上，說道：「徒兒贏了，明天你隨長纓去吧！」佛光喜不自勝，說道：「師傅，徒兒早就看出你手裡的是竹竿兒便了，徒兒感師傅五年培育之恩，明日遠離，請師傅受我一拜。」她運勁把頭向石上一叩，池邊白石砌上，刻了三叉形的密勒池印記，佛光額上，從此深深嵌着一個山字形的符號，永不磨滅。

三寶殿前，掌院迦葉尊者登了寶座，座前了空、法空、玄空三人，盤膝坐在墊上，兩旁站了清風、明月、巴哈那和卓丹。佛光換過一身衣服，像上次赴天山時穿的一般，跪在壇前。玄空三藏向掌院禀道：「慧塵的義兄司馬長纓，現在門外等候法旨，請掌院定奪。」長老道：「引他進來！」清風明月一會把長纓帶到，也跪在壇前。

迦葉尊者端詳司馬長纓一番，開言道：「孩子，密勒池從來不接待凡夫俗子，今天你有機緣來到參謁，是你的運會，但望你永遠不要告訴別人，你能够答允嗎？」長纓連忙應了。長老又對佛光道：「慧塵，如今你師傅玄空給你求情，准你隨司馬長纓下山，了却你們多年的心願，惟是你始終是密勒池的弟子，你能否答應永遠遵守戒律？」佛光叩頭道：「掌院在上，慧塵知道了。」

迦葉尊者要她當着三寶座前念誦戒律一篇，然後道：「慧塵記着，你要做密勒池的弟子，終身不得殺害一人！」佛光當堂打一寒噤，口裡却連聲應諾。



這時了空、法空、玄空一起離座，在長老面前低聲禀告，不知說些什麽。片刻，迦葉尊者面露不豫之色，說道：「就依你們主意好了。」衣袖一擺，清風明月敲响鐘聲，各人散會。玄空把佛光長纓二人召到靜室，只見了空、法空已在席上，玄空袖裡拿出一個小瓶，內裡有一條小蛇，長僅盈寸，通體透明，只肚裡現出一點紅色。玄空在佛光長纓耳旁低聲囑咐一番，聽得二人連連點頭。玄空道：「你們小心行事，如有失誤，你二人的性命也着實危險！」一面拿瓶子遞給長纓收好，隨道：「這東西就是天山雪螭，形如守宮，是螭龍的一種，不須飲食，你們切勿把瓶蓋弄開，千萬緊記！」二人一齊應諾。玄空望着長纓道：「你今番到來，貧道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奉贈，這裡玉簫一管，讓貧僧教你如何吹奏，將來自有用處。」

當下袖出玉簫一枝，放在唇邊，吹出「宮商角徵羽」之音，娓娓悅耳。他給司馬長纓接過在手，教他調弄簫管，樂譜一闋，已刻在簫身之上。長纓看時，玉簫上果然刻上樂譜，依法吹奏，便成一曲。玄空囑他回去練習指法，不久便能吹出調子，長纓謝過收好。當日巴哈那和卓丹二人，奉命送佛光長纓下到半山，揮淚而別。

佛光偕長纓走了一程，忽然一陣風吹來，白雲出岫，掩蓋山頭，回首看時，仙山樓閣，已掩沒雲霧當中。正是：

**武陵仙境　杳不可尋**

# 第二十五回：岳鍾琪路逢雙刺客

探道觀萊零顯身手　闖刑堂魔女逢厄運

且說密勒池上密宗高僧玄空三藏，知道佛光與司馬長纓都有大仇未報，終答應徒兒跟隨長纓下山，但囑她先到阿荅山見三音神尼一面，聽候吩示。臨行時又把一條天山雪蟎授給長纓，暗囑他依計行事。這天巴哈那，卓丹兩人送佛光長纓下山，大家洒淚而別。

那時中國的疆界，和今日不同。前後藏、青海統稱烏斯藏，新疆爲喀什噶爾所據，稱爲葉爾羌汗國；寧夏以北一帶原是吐魯蕃地方，毗連喀爾喀蒙古。司馬長纓和佛光二人，離開西藏騰格里湖，如果取道唐古拉山口，入青海有驛路直通到甘肅；但到北部蒙古去，那就要越過崑崙山走新疆的一路，是一條捷徑。

長纓已是個廿一歲的大孩子，比佛光年長三歲。這一對小寃家隔別了五年，一旦相逢，本有無限的綺妮風光，可是長纓留在密勒池的短短日子裡，和佛光叙面的機會很少，如今一同下山，陪伴着心上人走路，同行同止，心裡的喜悅，自不在言。惟是佛光並非一個尋常女子，雖然愛上長纓，却絕不假以詞色，有時長纓摸一下她的玉手，也給她罵句下流東西，一手把他摔開，更無論有什麼進一步的要求了。

走了旬日，佛光還是若即若離，喜歡時和長纓說說笑笑，媚眼流波，含情相對，弄到長纓心頭甜

蜜蜜地，受寵若驚；但有時長纓奉承她不到，或偶然拂逆了她的意思，便整天對長纓賭氣子，不理不睬，摳她說笑，反給她搶白一番。長纓知道她的性子就是如此，只估不到多年不見，還是沒有改變。誰知長纓這點念頭是錯了，佛光自到密勒池修練以來，品質有些變化了，如今已是一個溫婉端莊，性情柔順的女子，和往日野女郎的形格已是不同。但她偏愛對長纓逞出刁蠻態度，時冷時熱，就因為她的芳心對長纓愛戀已極，同時她又是個胸襟狹隘的女子，所以昔年要長纓在她面前起誓，說永不和別個女孩子要好。此番特地要試長纓對她是否忠心，能不能事事依從，作個終生不貳之臣；這是女兒家的心事，司馬長纓又那裡曉到呢。

長纓打算循原來的路入甘肅，打探一下崆峒道士的行踪。佛光却說要先到阿苔山見母，要長纓陪她到了烏魯木齊才分手。長纓抝她不過，明知走多了一段路程，也喜得多些日子親近玉人，一償五年來相思之苦。

一天，兩口子來到新疆，宿在一家牧民的帳幕裡。那地風俗，客人同宿帳裡，男女大被同眠，絕無避忌。那知長纓和佛光同走半月，都未曾宿過在一起的。他們怎樣歇宿，說起來也甚有趣，遇到沒有投宿地方，他們便張開帳篷，地上鋪了氈子，定了輪班守衞。佛光嬲長纓抽竹籤，誰個抽到長的先睡上半晚，短的守在帳外，更番入睡。每次佛光不知弄什麼詭計，總抽得長的籤子，先睡上半夜，長纓只好守在帳外。荒山野嶺沒法知到時辰，遇到晴天還好，他們從北斗星移動的位置分出了時刻，但在雲多的夜裡，佛光便賴說未到換班時候，要長纓守到將近天明，才得睡上一覺。總之是男的吃虧多，不過長纓從沒計較，反為喜孜孜地站在帳外，不以為苦。



這天二人所投宿的一家牧民，以為他們是對夫婦，特替二人安排好衾枕，那衾是密縫的，像個大袋子，睡起來二人便要肌膚相接。帳外霜霧很重，冷風貶骨。佛光不好發作，要長纓朝過背來睡下。帳裡一片漆黑，長纓認是千載一時之機，躺下故意發出鼾息，佛光身上送來一種女兒香味，觸體溫暖，禁不住神意飄然。他壯着胆子，伸手探過去，怎知佛光身子就是一縮，長纓連忙斂手。他的心頭如小鹿般亂撞，暗想：「就算她發怒，也可說是自己睡得不規矩。」於是轉身過去，一手搭着她，覺得不甚抵拒，跟着擁抱到懷裡來，嬌軀緊貼，心裡正在甜甜蜜蜜。忽覺一股膻腥的油膩氣息觸進鼻子裡，中人欲嘔，好似是久未洗澡似的，且夾着婦人髮髻上特有的氣息，心知有異，細細一撫懷裡的，竟是個皮膚起縐的人，連忙把她一推。只聽那人道：「客官睡的寧靜一點！」才知身畔睡的是個婦人，而且是那家牧民的一位纏足老大娘。看看套衾的縫裂開了，佛光不知那時溜到老大娘身外一旁躺着，當下又羞又氣。

纏足老大娘滿不在乎地說道：「你兩口子搗什麼鬼！」起來把佛光一推，回到她自己的鋪上倒頭便睡。這一下佛光又再回到長纓身旁，她在衾裡拿兩個指頭兒鉗着長纓的手臂一扭，痛得長纓幾乎大叫。老大娘聽到長纓喉裡叫出「唷」一聲，問道：「不是蠍子走進衾裡來吧？」長纓應道：「不是的，草蚊兒撲進我的口裡哩。」惹得佛光咭的一笑。他連忙朝向帳門躺下，不理佛光。

半夜，長纓給冷風吹醒了，一看自己躺在帳篷外面，衣服也給霧水沾濕一些了，回看帳篷底下露出空隙，才知給佛光從帳裡撐出來，心裡有點氣。他是個硬漢子，望了一眼又復睡下。朦朧間耳畔聽到佛光在帳裡低聲喚他，索性不去理睬。佛光喚了兩聲，不見他答應，驀地從帳下伸出手來，把他一

扯回到帳裡，再一拉入到衾中，雙手緊緊地把他攬在懷裡，一時通體溫暖，蘭麝微聞，和剛才睡在帳外，如隔天壤。長纓如在夢中，眞不知是眞是幻；這一對小寃家就是這樣在路上過日子。

話分兩頭，且說岳鍾琪自從華山牢營給羣俠攻破之後，回到京裡，還幸雍正對他聖眷方隆，只受到責飭一番。過兩天上諭下來，命他幇同各王公大臣把張熙曾靖的案子審結，然後賫旨再赴崆峒山，把三洞眞人聘進京來効力。

那張熙曾靖的案子，是有清一代牽連衆多的文字獄。史書記載：當日岳鍾琪把張熙解京之後，一面行文湖南巡撫王國棟，把曾靖等一干人抓起。雍正知道曾靖是幕後的主謀人，怕解京時給武林人中途刼奪，即派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海蘭，賫旨到湖南會同審訊。曾靖供稱因和嚴鴻逵沈在寬等文人投契，平日得讀呂留良遺著，誤信尊孔攘夷的學說，才有此愚昧行爲。杭奕祿等欽差只得照實奏禀，雍正即日飛馬傳諭浙江總督李衞，限文到之日把呂留良一家大小和嚴沈等人一併押解來京。同日派出大內侍衞龍行劍闞家兄弟，帶領紅巾武士前往湖南提解曾靖來京。不日各犯人先後押到，雍正親自訊過一次口供，即交內閣九卿，嚴訊此案。岳鍾琪見將近定讞，入朝奏禀雍正，即日帶了親隨前往崆峒山去了。

清宮之內，本就有許多武技名手，雍正爲何急於要聘請崆峒派劍客來京相助？原來那時亞密當還未回到京中，三級劍客領班莫人俊已在華山喪命，神武營統領白振，大內高手龍木公，鐵杖眞人等也給紫陽道長殺得大敗逃回。雍正又氣又惱，暗想亞密當不在，便沒人能够對付外間武林人了，又見這番曾靖張熙一案，將來要處決的人犯不少，其中也有和外間武林人一鼻子通氣的，像呂留良的兒子毅



中，就是呂四娘的堂兄，生怕行刑時惹出前番處決呂四娘時的武林俠士大刼法場，因此要等亞密當回京和崆峒劍客聘到來的時候，才提出犯人處決。雍正這樣佈置，本書前幾回也有提述過了：自從華山牢營給羣俠攻破之後，雍正內心焦急，見了赤空三藏，便請這位密勒池聖僧替他把反清的武林人一網抓起。赤空於是製成了「天火鏡」和「廻光器」兩種東西，前者可把人馬片刻燒成灰燼，後者裝置在宮裡，使人視線迷眩。雍正諭令機匠房總管把廻光器設在寢宮各處，防備刺客偸進，那天火鏡也經製成十多具，打算在處決人犯時，分佈在刑場道口，賺刼獄的武林俠士投身羅網。

雍正這樣佈置，還怕抓不到各武林高手，他知道赤空三藏從來不敢在外間露面，御前劍手之中，除了亞密當之外，都不是呂四娘等人的敵手，所以早就用種種籠絡手段，要使崆峒派劍客出來効力，前些時已派岳鍾琪賜封三洞眞人爲護國法師，又暗遣他們尋覓達摩劍訣。當日派了清宮侍衞雲裳回去請梟夷子下山，却估不到雲裳是個女子，而且是往日清宮一流劍客史雲程的女兒，後來遇到生母玄天魔女，反助武林人破了華山牢營；還有那訪尋劍訣的紅瘤道人，竟因一念之差盲了雙目，逃回崆峒山，雍正這時還未曉到他們在天山逃命時的狼狽。

且說岳鍾琪奉旨來到崆峒山，拜訪三洞眞人，一眼望見靈谷子紅瘤道人給人剃光了頭髮，雙目也盲了，暗地一驚。大家叙過禮後，梟夷子把他拉過一旁，訴說他們到天山尋劍訣時怎樣遇見孟王妃和亞密當，一五一十地訴苦，還說亞密當約了青藏派的一個女子到來，和他們作對。紅瘤道人受毒被囚洞裡，亞密當竟坐視不救，後來幸得金長素經過，才保得性命回來。

岳鍾琪初時聽了還不相信，後來紅瘤道人也來了，說的也是一般，終禁不住他們師兄弟二人繪影

繪聲，又說亞密當已找到了孟王妃的踪跡，可是暗懷鬼胎，怕皇上對他不再重用，所以沒有說出奉旨請她回京。他這樣違背聖旨，實有負皇上思念王妃的一番心意。岳鍾琪聽了愈是生疑，只得命隨從親信，飛馬入京，把聽到的消息禀告雍正。恰巧那時候，雍正派了靖遠大將軍傅爾丹代替岳鍾琪，進兵青海新疆，追擊「羅卜藏丹津」，在起程之前，雍正親在太和殿授鉞（授旗禮），御駕送大軍啓行。傅爾丹容貌修偉，儀表英雄，怎知是個有勇無謀的人。大軍進入青海，到了科布多的「博克托嶺」，據報羅卜藏丹津已經逃入準噶爾部。這個羅卜藏丹津原是青海番族的一位出色英雄，他的一家均精通武藝，十幾年之間，聯合回族把清兵擊敗幾次，後來年羹堯、岳鍾琪二人相繼西征，才把青海平復。羅卜藏丹津有兩個妹妹，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却是本領非凡，劍法了得。這次隨羅卜藏丹津抵禦清軍，佈下奇計，把傅爾丹率領的十萬清兵，在「博克托嶺」一塲大戰，殺得傅爾丹全軍覆沒。羅卜藏丹津兩個妹妹大花瑪和小花瑪，騎着白馬追擒傅爾丹，幸得岳鍾琪往日的幾十個能征慣戰的衛士，指揮着二千名親兵抵擋，才保護傅爾丹逃出青海。敗訊傳到北京，雍正因寵愛傅爾丹，只將他的靖遠大將軍革除，改派順承郡王錫保統兵趕往救援，又問得大花瑪和小花瑪的容貌圖形通緝，懸賞二萬両。

前次崆峒派道士到天山尋劍訣的時候，正是清軍大敗後不久，此番岳鍾琪上到崆峒山，聽了梟夷子二人訴說經過，暗想新疆地面那有什麼本領高强的女子，能够把紅瘤二人戰敗？他怎樣也猜不到除了孟麗絲之外，還有什麼武功高强的女子。又念到傅爾丹的武技也不弱，竟然也給大花瑪姊妹殺得狼狽奔逃。當下問過了紅瘤在天山時遇見的藏族女子容貌裝扮，果然和大小花瑪有點相似。誰知青藏一帶的女子，服裝都大同小異，岳鍾琪想了一番，疑心紅瘤遇上的就是羅卜藏丹津的妹妹小花瑪。世事



有時不免出於附會的，所謂捕風捉影，張冠李戴，在所常見。何況紅瘤二人已誤會亞密當和他二人作對，心恨已極，見岳鍾琪問他們遇見的女子是不是小花瑪，正中他們的心懷，便回答十九是這個番族女子。還道：「岳將軍不信，當日跟隨在小道身旁的，還有鐵飛龍的兒子洪英，如今生死未卜，請將軍派人一查這年青人的下落，如果遭到小花瑪的毒手，眞是可惜呢。」岳鍾琪忙問道：「兩位道長說的，是不是在華山關時，把犯人張熙截回來的年青壯士？那時本官要留他在身旁當一名侍衛，怎知他說還要替道長送信，沒有答應下來。」紅瘤點頭道：「正是這一位年青人了，那次幸得他替貧道送信，二師兄才會趕到寶鷄水洞相救，眞是難爲這小子呢。」岳鍾琪道：「那麼，待本官派人探得他的下落，把他帶回京中調見皇上，委他一名御前劍手之職。」

誰知亞密當這時正在秉程返京，他又那裡知道在天山時爲着掩護孟麗絲，惹起崆峒道士的仇恨，借故誣陷他來洩憤呢，後來幾乎因此送了性命，都是後話不表。且說岳鍾琪和紅瘤二人談論一番，便隨二人來到天魔窟，這是崆峒派的大殿，建得金碧輝煌，玉柱金樑，石砌雕刻，眞稱得美奐美輪。殿上供着一尊丈八高的金眼神，天花板嵌上五色玻璃，垂下銀燈百盞。岳鍾琪欣賞不置，只見掌教棲霞子下殿相迎。崆峒三眞人中，軒轅洞棲霞子比較有點正氣，他繼承了掌門人的地位，上次雍正派岳鍾琪聘他入京，還沒即時答應，後來他的首徒莫人俊在華山炸斃，屍骨化灰，不禁老淚交流，悲悼徒兒慘死，也恨武當的紫陽道長手段太過毒辣。其實這一趟炸燬華山關上牢營，只是玄天魔女的主意，紫陽道長也是後來才曉到的。

岳鍾琪命隨從人等呈上雍正的賞賜，棲霞子遙向皇上謝恩。岳鍾琪隨就轉達了雍正諭旨，請三位

眞人入京受朝廷供奉。棲霞子道：「貧道職掌所在，一時未易抽身，惟是聖恩眷顧，惟有遣師弟二人入京見駕，貧道尙有兩個頑徒，此番聞報大師哥遇難，打算隨將軍入京，懇求皇上緝兇，讓他們替師兄報仇。」棲霞子言中之意，就是說派梟夷子靈谷子入京効力，他的兩個門徒，要替莫人俊報仇，所以也隨同前往。岳鍾琪一口答應了，棲霞子喊了一聲，殿旁走出二個人，生得身材偉岸，儀容英俊，穿的一身武士短服，來到岳鍾琪面前下拜。

岳鍾琪忙把二人扶起，問過一番，才知崆峒派門人之中，棲霞子傳授了三個門徒，武功最好，早就離開師門了。這三人就是莫人俊、石登雲、策零，各練得一手獨到的劍法。莫人俊練的是奇門劍，石登雲練的是九宮玄女劍，最厲害的是策零，他是三人中身手最敏捷的，棲霞子特傳他一手七星追魂劍，和昔日雲裳學到的出手大略相同。但棲霞子要策零將來成爲天下一流劍客，繼承他的衣砵，所以從小便教他「走玄關」，把步法練得精奇之極，才開始傳授劍法。那時崆峒派裡還有個老一輩的高手未死，這人就是紅蓮道人，棲霞子叫他作師叔。老道要使策零兼習發暗器本領，求得紅蓮把「脫手劍」的獨門功夫教給他。棲霞子爲什麼對策零特別痛愛，原來這少年人不是個漢族，說到他的出身，實在大有來歷，他是元朝成吉思汗的十八世孫，祖父「圖捫哈特」居住外蒙古塔米爾河，尊奉黃教喇嘛，達賴賜他一個「三音諾顏」的稱號，在「土謝圖汗」部下當將軍。策零四五歲時便隨祖父到京朝覲，那時康熙在位，見策零生得聰明伶俐，留在內廷教他學習禮儀和滿漢語言，打算長大了派他回到土謝圖汗去，永遠作大淸的藩屬。誰想雍正繼位之後，把黃教喇嘛攆出宮去，策零也給喇嘛帶走，回到蒙古途中，剛巧額爾額蒙古和準噶爾部落交兵，策零給亂兵衝散，流落甘肅北部，他還是個十二歲



的小童。事有湊巧，那時花蝴蝶華燕支的義父托依羅，是祁連山的盜魁，這天同渾家玉蠍子帶了部下經過，看見策零獨個兒走着，問起來歷，知道是蒙古貴族，又見小孩子生得可愛，於是把他帶回寨裡，認了玉蠍子作乾媽。玉蠍子荆布的妹妹就是玉狐狸荆釵，二人從小跟崆峒派一個女道士練技，這女道士並不是玄天魔女，而是老一輩的同門和棲霞子的師傅蒼耳子同輩，因此荆布荆釵二人叫棲霞子作師兄。因爲崆峒山舊日有七洞眞人，同派同門的人眞是多得很，而且不少在江湖上藏身。玉蠍子荆布感到自己夫婦終日過着綠林生涯，沒暇把武藝教給策零，後來找到一個機會，帶了策零到崆峒上，懇求棲霞子收作徒兒。

策零的來歷就是這樣傳奇性的，而且生就聰明，會說滿、蒙、漢，幾種語言，棲霞子對他特別痛愛，三個門人中年紀也最小。莫人俊離開師門最早，石登雲和策零幾年前才出外闖江湖，向在雲貴一帶幹保鏢生意。他們師兄弟三人，每年約定見面一次，號稱「崆峒三友」。這番莫人俊遇害的消息傳到二人的耳裡，立刻趕回山來見師傅棲霞子，又問兩位師叔梟夷子及靈谷子，當日莫人俊怎樣遇害的？誰想上次各俠士攻破華山時，梟夷子早就給賺開了，所以沒法說出莫人俊怎樣死的。策零和石登雲哭了幾天，誓爲大師哥報仇，正要下山，便遇到岳鍾琪來了。

岳鍾琪見石登雲和策零提起莫人俊慘死，眼裡冒出火光，便道：「皇上聽見令師兄殉職，非常震怒，兩位進京謁見皇上，替莫領班報仇，皇上定加重用。」又問過策零練的什麼劍法，看他神淸氣爽，曉到身懷絕技，更是歡喜。當下約過梟夷子等隨後起程，因怕一道同行，會引起外間的注視。當天岳鍾琪便告辭下山，棲霞子各人送到半山，按下不必細表。

崆峒山之南，正是武都陰平那處古來兵家必爭之地，山路峻陡，棧道縱橫。岳鍾琪帶了二十名隨從武士，身旁還有查六順跟着。那天走下一處山隘，樹林裡簌簌一响，躍出一人，是個年輕女子，大叫「岳鍾琪留下首級來！」岳鍾琪聽這女子帶點西疆口音，一時猜不出是什麽來路，連忙閃過一旁，大叫「拿刺客！」那女子見他一喊，即時擰身縱起，半空掣出利劍，弧光一亮，颼的迎面刺來。岳鍾琪究竟出身行伍，臨事鎮定，當下側身一閃，連隨打出一脚，疾踢女子持劍的手肘。女子急的中途撤招，岳鍾琪乘勢躍後，查六順已箭一般衝到，擋着女子，二十名親兵也都一湧上前，刀劍齊舉，把女子圍在核心。

人隨劍到，立刻把女子擋着。

岳鍾琪以爲區區一個弱女子，縱有一些本領，未必能抵擋二十名精通武藝的武士。怎知女子劍鋒展開，有若銀蛇飛轉，但見光影奔騰，把女子通身裹着，武士的刀劍無法貼近。刹那兒驟聽女子叱喝一聲，劍鋒疾起，把查六順的手臂連刀一起劈落地上：二十名武士給





她一衝，劍光如練，瞬眼間已是傷的傷，倒的倒，其餘的四散奔逃。

岳鍾琪眼見不是路，飛身奔進樹林，前面影子一幌，又一個女子從樹上躍下，大呼「小花瑪在此！」劍鋒嚓的刴下來。岳鍾琪聽了大驚，心想：「眞是說曹操曹操便到。」他已持劍在手，生死關頭，恐慌乃是沒用的，連忙提劍向上一擋。

若說岳鍾琪的本領，他是教場子出身，等如官辦的武藝學堂，且久歷戎行，武技雖比不上年羹堯，却也等閒不是他的敵手。怎知劍才擋去，立刻震的後退幾步，那女子落到地上，低身一劍匝地捲起，這一手「銀河下瀉」的下門掃戳，夾着勁風颼的刴到脚下來。他急的全身一拔，劍鋒下點，女子嬌喝一聲：「嘿！」玉臂一舒，搭着他的劍迅速一剪，力沉勢疾，岳鍾琪手骨給絞的幾乎折斷，五指一鬆，他的劍已給女子挑到半空去了。

這電火般的兩下接觸，岳鍾琪連劍也丟了，轉身便逃。斜裡劍影如電射到，剛才的女子倏的竄出，岳鍾琪像耗子突圍一般，左閃右躲，要衝出包圍。二個女子像要把他生擒。雙劍齊發，光劍在他兩旁亂幌，大叫：「岳鍾琪，你姑娘不想弄汚了劍子，快束手受縛！」腦後嘶風，雙劍穿梭般從後刺到，看看已是走頭無路，快成甕中之鼈了。

正在危急，突覺崖邊風起，人隨劍到，一個少年漢子倏的在他身旁竄過，迎着追來的二女，一劍撤出，立把雙劍彈開。少年跟着喝聲：「賊婆娘吃你爺一劍！」沒讓二個女子還招，嚓的一記「挑星刺斗」，欺身跨步，在二人跟前連挑帶戳，快如風捲，但見劍波連續，兩度光影奔出。二個女子似乎知道來了勁敵，將身一擰，左右縱開，閃避得非常巧妙，她們手裡的劍配合着身形一分一合。那自稱小花瑪的低身卸步，使一招「太白進酒」直取少年的項頸。少年說聲「來得好！」倒過劍來上指天庭，把小花瑪來劍一擋，迅即變招，「分花拂柳」，嚓嚓兩聲又把二女一齊盪開。小花瑪突施一記險着，驀地一個跟斗縱起，半空發劍，一招「白雲出岫」直擘下來。少年正把劍撤出，一時上下受敵，可是不慌不忙，右足微蹲，左足一勢「蝗虫翹尾」直踢面前的女子，跟着撩空一劍，就把小花瑪來劍煞着，看的岳鍾琪在旁揑了一把汗。

瞬又接了幾招，岳鍾琪喘息才定，少年剛轉過面來，一眼看出他就是洪英，估不到會在此地相逢，救了自己，不禁又驚又喜，細看他的劍法，有點似少林派的達摩劍法。岳鍾琪昔日作過年羹堯的副帥，所以看出多少。胆子頓壯，忙叫道：「洪壯士，快把賊女抓起來！」

洪英未有應他，却在一劍緊過一劍，脚下展開七星步，身形飄忽，劍光忽成半圓，忽化白練，令



到二個女子摸不着他的劍路，只有着着封閉門路，那還顧得還招。少年一口長劍，映着日影，閃閃發光，刹那間劍波又起，一招連環，展開二個妙着：左一勢「柳絮隨風」，右一記「野蜜歸巢」，柔中帶勁，劍鋒散開，點纏削戳，把二個女子殺得香汗淋漓。小花瑪來一記虛招，驀地縱起，洪英欺身趕上，驟覺小花瑪回身揚手，絲絲光影疾奔而來，岳鍾琪忙叫一聲「看暗器！」洪英已提劍撥落，却是幾枚縮髮針，二女子瞬已竄入林裡去了。

岳鍾琪怕有埋伏，叫道：「洪壯士不要追了！」跟着聽到馬蹄音响，洪英從林裡走出，對岳鍾琪施禮道：「將軍受驚了，女刺客已走，在下追已無及。」岳鍾琪上前挽着他的手臂道：「窮寇莫追，本官這番幸得壯士到來，把女賊擊走。」原來這次來的二女子就是羅卜藏丹津的妹妹大花瑪和小花瑪，岳鍾琪在崆峒道士面前，說過紅瘤擄到的是小花瑪，誰想說曹操曹操便到。她們姊妹此番帶了部衆數十人，扮作商販，打算把岳鍾琪擄返青海，迫清軍講和，怎知遇到洪英，注定岳鍾琪有救。

當下把查六順救起，裹紮臂傷，一些未死的侍衛走回來，給岳鍾琪大罵一頓，繼續登程。即晚到達寶鷄，那處有清軍駐守，岳鍾琪設酒壓驚，舉杯對洪英道：「本官在崆峒山時，蒙三洞眞人見託，打探壯士的下落，今天無意中得壯士相救，定是上天差遣到來，如壯士不棄，請隨本官回京，皇上定有重用。」洪英此次路上跟踪，早已受了玄空三藏指點，自然一口答允，不在話下。

話分兩頭，且說崆峒派劍客一行四人，等岳鍾琪離開之後，第二天便登程入京，路上有驛站官員接應，不日已到了直隸紫荆關，一行宿在官舍裡。策零和石登雲出外拜訪本地的鏢頭陸成德，這人昔日在雲南曾替他們接過不少生意。陸成德請二人到街上吃酒，踞了臨街座頭。舉杯之間，瞥見路上來

了二人，前行的是個道姑，後隨一個少女，十分面善。石登雲把策零一推道：「師弟看看來的女子是誰？」策零眼快，一看便認得是師妹雲裳，當堂怒道：「這蹄子原來在這裡，她背叛師門，罪無可恕，看我下去抓她回來。」石登雲忙道：「師弟不要魯莽，那個和她同行的道姑不知是什麼人，不如釘她們一下梢子，回去稟告兩位師叔，才好動手。」

夜闌人靜，天上黑雲密佈，大地一片昏暗，紫荊關外一所玉皇宮，屹立在夜色裡，這時各道侶均已寢息，大殿之上，有兩條黑影一起一落，展起夜行輕縱，一點無聲，看他們高來高去的本領，是江湖裡一流的夜行高手。這兩人就是石登雲和策零，他們日裡跟着雲裳和道姑的後面，一直來到關外玉皇宮，二人回去對梟夷子靈谷子說出，這晚派二人前來偷探。也是事有湊巧，這番來到玉皇宮的不只雲裳和玄天魔女母子二人，還有雲裳的哥哥雲霄，和呂四娘的丈夫朱蓉鏡。他們自從攻破華山關後，要避免官府緹騎追捕，即日四散奔開，留下甘鳳池在陝西打探司馬長纓的消息。李來風查龍回去見洪門會座主：白泰官王崇明冒蓮三人，到塞外探望三音神尼，一時匿跡。那時張熙已押解進京，雍正下令緝捕呂氏全家，呂四娘聽了暗暗焦急，因此和朱蓉鏡潛入京中探聽消息。玄天魔女帶着雲霄雲裳，也一道同行，她們為什麼到京去呢？其中也有一點原因，當日她出主意炸燬華山牢營，還未曉到莫人俊是棲霞子門徒，因她離開崆峒已二十年，人事滄桑，及到莫人俊喪身火窟，她才曉到自已幹了一宗錯事，但已追悔無及。她打算回崆峒山向師兄棲霞子認罪，但給雲霄雲裳二人苦苦勸住。不久探出雍正聘三洞眞人入京，以為棲霞子也會一道同來，於是在路上守候，希望伺機解釋，消去這一段仇怨。

玉皇宮主持就是往日蟠桃宮老道士紫虛的門徒，和朱蓉鏡等人認識，所以路上借作棲身。紫荊關



近着西陵，離京不遠，快馬兩天便到，各人暫時住下。這時候，呂四娘剛巧入京未返，玉皇宮裡只有朱蓉鏡，雲霄二人；玄天魔女和雲裳因住在道觀不便，夜裡到離玉皇宮五里外的齋堂借宿。石登雲策零日裡看她們入了玉皇宮，以為定匿在這裡，誰知找遍了玉皇宮，只見到宮後客廂有點燈光外露。二人掛身簷角望進，看到室裡有人說話。

策零細聽一番，見二人說的多是江湖暗語，最刺耳的就是：「甘大哥要化了裝才會來的，如果行刑的日子太近，白二哥怕趕不及了。」一會那年輕的道：「呂姊姊怎麼還沒消息，我媽定要等老羊牯到來，我和裳妹勸也不聽，不知要等到那些日子。」年紀大的人答道：「賢弟不要心急，我知你媽近來心裡十分難過，她當日和白二哥等出主意毀了黑獄，却估不到……」說到這裡，簷頭骨碌的落下一枚瓦片，當堂住了口。這是石登雲在瓦上一不留神，觸動碎瓦滾下。

室裡呼的有人吹熄燈火，窗門砰的推開，二條影子箭一般躍出。策零早已翻身伏下，迎着年輕的漢子，一劍掃去。這人正是雲霄，連忙側身撤出一劍，叮噹一响擋個正着，二人就在簷頭上交手。那時石登雲也和朱蓉鏡接上，黑夜裡金刄劃空，劍光閃動。策零路上已滿肚子蹺蹊，這時展開一手追魂劍法，一連三劍把雲霄殺得手忙脚亂。崆峒劍法有名的快、狠、準，何況策零步法精奇，身形飄忽，看他左邊刴來，忽地變成右邊戳到。雲霄知道來者不善，忙的搭上一劍，「撩雲取月」，左邊虛發一掌，等到策零斜身閃避，立刻縱到外廊瓦上，喊朱蓉鏡退走，他一聲未畢，身後光影一縷奔出，嘶風直射，雲霄聽到來了暗器，連忙低身一伏，那光影忽地化成兩線弧形，左右一彎，雲霄回手把劍擋去，却掃了個空，兩臂早已中了飛劍，翻身栽倒，策零竄身趕到，劍鋒下點，一時把他制服。

那邊朱蓉鏡心裡一驚，石登雲一脚打出，急的斜裡閃避，怎知這一脚是連環雙拐腿，一刹兒已給第二脚踢中，石登雲趁勢一掌劈落，在他的腦門重重一擊，朱蓉鏡當堂暈倒。雲霄朱蓉鏡二人，在羣俠中武功較弱，今夜遇上的是崆峒派成名的劍客，也注定二人倒楣。

梟夷子二人見抓回來的只是朱蓉鏡和雲霄，便問那道姑怎麼不見？策零把到玉皇宮時所見稟告一遍，梟夷子道：「原來你們師兄是阿女這賤婦所害的，今夜抓不到她，眞是可惜。」崆峒道士這番入京，路上擒得呂四娘的丈夫，正好向雍正顯顯本領。第二天保定守備已派了一隊八旗兵前來，護送各人入京。

岳鍾琪那時已同洪英先日抵京，對雍正奏稟這番前赴崆峒山的經過，雍正召見洪英，覺得這少年人有點面善，只是想不起那裡見過，即日賜他一名二級侍衛，派在赤空三藏跟前差遣。雍



玄天魔女慘叫一聲，身上起了一陣白烟。



正的意思，是想赤空觀察一下這少年人的來歷。這天岳鍾琪入報梟夷子等人入宮候見，雍正召到便殿來，兩道士向他稽首。雍正一看靈谷子的狀形古怪，雙目盲了，瘤子也給割去，成了一個大疤。當下獎慰一番，命打掃頤和園靜室給他們住下。梟夷子又着石登雲策零二人叩見，雍正對策零特別賞識，留他在身旁侍候。那時清宮之內，赤空三藏和崆峒道士成了僧道兩派的權威，許多御前劍手要受他們的指揮。自從崆峒道士來後，雲霄和朱蓉鏡拘留在刑部監獄，嚴刑逼供，二人都已奄奄待斃。一天正午時候，白振命把二人提堂，雍正派了策零到來，暗中傳令白振佈置下天羅地網，讓賊人投進來，兩旁也伏下神武營紅巾武士。

朱蓉鏡二人抵死不肯招供，白振命刑兵拿夾棍把二人夾起，兩邊收緊，看着二人汗如雨下，慘叫一聲暈去。忽聽大門外守卒喊出一聲「拿賊！」跟着似有人倒地，白振向左右打一眼色，轉眼間外邊衝進二人，劍光揮動，直衝進階上來。兩旁武士紛起抵擋，二人劍光過處，劍戟橫飛。原來殺進來的是玄天魔女和雲裳二人，她們像雌老虎一般，瞬已劈倒了十幾名武士。策零拔劍出鞘，一躍出到堂前站着，大呼：「妖道婆，策零在此！看今天把你碎開幾段，替大師哥報仇！」玄天魔女抬頭望去，見

這少年指着她大罵，立刻騰身縱起，拋開武士搶到階前，策零突向柱後一閃，玄天魔女一劍撤出，眼前突來了一股光影，石階上生出一陣烟，玄天魔女慘叫一聲身上衝起一團火光，頃刻化成一堆黑炭，手裡的劍也成了一塊鎔鐵，前後不過一眨眼，看的各紅巾武士無不毛管悚然。

雲裳在後大叫媽媽，撲前救護，簷頭突然來了一股劍風，把她一震顛開。那人跟着大喝：「丫頭不要走，前番給你逃脫，今天休想活命！」這來的究是誰人，且待下回分解。正是：

**生死關頭　來了救星**

# 蹄風著武俠小說




清宮劍影錄(七集)

著作者：蹄　風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　價：八　角




3530.84.120

Printed in Hong Kong.